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7n1612

人天寶鑑

宋 曇秀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612-A
  - No. 1612-B 人天寶鑑序
  - No. 1612-C
  - No. 1612-D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12-A

是集皆佛氏妙藥，救世之書也，能令病者服之即愈，至有盲聾喑跛之徒，亦得除瘥。四明道人秀公，久歷湖海，此藥備嘗，無不應驗，宜乎刊行以壽後世，故余樂為之序。

紹定庚寅六月望日蘭庭劉棐

No. 1612-B 人天寶鑑序

竊聞先德有善，不能昭昭於世者，後學之過也。如三教古德，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，雖載之碑傳實錄及諸遺編，而散在四方，不能周知徧覽，於是潛德或幾無聞。愚嘗出處叢林，或得之尊宿提倡，或訪求採摭，凡可以激發志氣，垂鑑於世者，輒隨而錄之，總數百段，目曰人天寶鑑，不復銓柬人品，條次先後，擬大慧正法眼藏之類。且昔之禪者，未始不以教律為務；宗教律者，未始不以禪為務；至於儒老家學者，亦未始不相得而徹證之。非如今日專一門，擅一美，互相詆訾，如水火不相入。噫！古者之行，非難行也，人自菲薄，以謂古人不可及爾。殊不知古人猶今之人也，能自奮志於其間，則與古人何別？今刊其書，廣其說，欲示後世學者，知有前輩典刑，咸至于道而已，高明毋誚焉。

紹定三年結制日四明沙門曇秀序

No. 1612
人天寶鑑

唐德宗問曇光法師曰：僧何名為寶？對曰：僧者，具有六種，以寶稱之：一、頓悟自心，超凡入聖，得名禪僧；二、解行雙運，不入世流，得名高僧；三、具戒定慧，有大辯才，得名講僧；四、見聞深實，舉古驗今，得名文章僧；五、知因識果，慈威竝行，得名主

事僧；六、精勤功業，長養聖胎，得名常僧。帝大悅，遂詔天下度僧。(唐僧傳)

大善禪師，南岳高第也。修法華禪門，得慈悲三昧。時衡陽內史鄭僧杲，雖每遇縣令陳正業稱揚師德，而鄭略無信向意。一日，同陳出獵，圍鹿一羣。鄭謂陳曰：公嘗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，今日其鹿如何？陳即率左右數人，同聲念曰：南無大善禪師。即時羣鹿騰空而出，於是內史媿伏。(國清石刻)

左溪尊者，諱玄朗，烏傷人。從學天宮威法師，得旨後，栖身巖谷。或猿玃來以捧鉢，或飛鳥至以聽經。唯十八種、十二頭陁，如是處者三十年。若其細行修身，悉徇律制。故李華云：禪無私授，不見身相。戒淨無玷，不假外儀。講不待眾，誨人無勌。居止偏廈，食無重味。夜非披尋聖典，未嘗空秉一燈。日非瞻禮聖容，未嘗虛行一步。一鬱多羅，四十餘年。一尼師壇，終身不易。未嘗因利說一句法，未嘗為法受一毫財。(本傳)

五臺山無相禪師禮佛示眾曰：汝輩才見泥像，便如舂米相似，曾無意謂。殊不知已躬分上，各各有一尊虛空來太小。古釋迦、古觀音，日夜在汝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四威儀內同出同入，未嘗纖毫相離。何不學禮取者箇佛，却去泥團上作活計？汝若禮得者箇佛，即是禮汝自心。汝雖是顛倒妄想之心，從本已來直至今日，廣大清淨，迷未嘗迷、悟未嘗悟，與佛如來更無欠少。只為汝貪著緣境，所以有生有滅、有迷有悟。若能一念回光，便乃即同諸聖。故云：佛在爾心頭，時人向外求。內懷無價寶，不識一生休。又不見華嚴遂法師道：我會得即心自性。如今凡修行動靜，無不與稱自性底道理相應。故我終日禮佛不作禮會，終日念佛不作念會。且道華嚴作甚麼會者箇？恰如善財入毗盧樓閣，證不思議自在境界相似。末後却道：我歷一百一十城，參五十三善知識，見種種境界、聞種種法門，皆無有實。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種種事，從睡覺已乃知是夢。

諸禪德！善財雖向夢裏認得箇昭昭靈靈，依前落在陰界。若是頂門具眼、肘後有符，釋迦、彌勒是乾屎橛，文殊、普賢是博地凡夫，真如涅槃是繫驢橛，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，有甚樓閣可入、境界可證？其或未能如是，且向他夢裏禮取一拜半拜。（通行錄）

天台韶國師處之，龍泉人。受具後，尅意咨參，殊無所入。至曹山，隨眾而已。因僧問法眼曰：十二時中，如何得頓息萬緣去？法眼曰：空與汝為緣邪？色與汝為緣邪？言空為緣，則空本無緣；言色為緣，則色心不二。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？韶聞悚然有省。復有禪者問：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法眼曰：是曹源一滴水。韶聞大悟。法眼曰：汝當大闡吾宗，毋滯於此。遂遊天台，睠然有終焉之意。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，雅聞師名，嘗遣使迎之，申弟子禮。王一夕夢被人斷頸，驚疑不釋，遂決於韶。韶曰：非常夢也。主字去却一點，不久為王矣。王曰：若果符此，無忘佛恩。漢乾祐元年，王嗣國位，尊韶為國師。時天台智者教法，自會昌之變，碩德隱耀，所有法藏，多流海東。螺溪寂法師痛將蔑聞，力網羅之。先於金華藏中，僅得淨名一疏而已。後因忠懿王覽內典，昧教相，請扣於韶。韶稱寂洞明天台之道，遂召寂建講。王乃喜，特遣十使杭海傳寫以還。由是教法復振，殆今不墜者，韶、寂二師之力也。開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，順寂于華頂峯。是夜星隕于地，天降大雪。師之涅槃異相，難以盡紀。具如燈禪師行業等記。

智者顗禪師示眾曰：同學照禪師，在南岳眾中，苦行禪定，最為第一。輒用眾一撮鹽，作齋飲用，所侵無幾，不以為事。後行方等，忽見相起，計三年增之，至數十斛。急令陪備，仍賣衣資，買鹽償眾。此事非久，亦非傳聞，宜以為規，莫令後悔。吾雖寡德行，遠近頗相追尋，而隔剡嶺，難為徒步。老病出入，多以眾驢迎送。若是吾客，私計功醻，直令彼此無咎。吾是眾主，驢亦我得，既捨入

眾，非復我有。我不合用，非我何言？舉此一條，餘事皆爾。(國清百錄)

兜率梧律師，從學普寧律師，持己精嚴，日中一食，禮誦不輟。後住兜率，嘗問道徑山琳禪師。琳見其著心持戒，不通理道，因戲謂曰：公被律縛，無氣急乎？梧曰：根識暗鈍，不得不縛，望師憫而示之。琳舉：婆修盤頭，嘗一食不臥，六時禮佛，清淨無染，為眾所歸。二十祖闍夜多，將欲度之，問其徒曰：此頭陁精修梵行，可得佛乎？其徒曰：精進如此，何故不可？夜多曰：汝師與道遠矣，縱經塵劫，皆虛妄之本。其徒不勝憤，謂夜多曰：尊者蘊何德行，而譏我師？夜多曰：我不求道，亦不顛倒；我不禮佛，亦不輕慢；我不長坐，亦不懈怠；我不一食，亦不雜食；我不知足，亦不貪慾。心無所之，名之曰道。婆修聞已，獲無漏智。琳遂厲聲喝一喝，云：直饒與麼，猶是鈍漢。梧於言下，心意豁然，喜躍而拜，曰：不聞師誨，爭解知非？今當持而不持，持無作戒，更不消著心力也。辭行，回至丈室，屏去舊習，獨一禪牀，講唱之外，默坐而已。俄一夕，召明靜法師至，曰：擇梧得徑山，打破情執，至今無一點事在胸中，今夜欲入無聲三昧去也。由是寂然，竟爾長寢。(通行錄)

真宗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為倉，詔下之日，有僧唐突，以謂不可廢。　上遣中使諭旨曰：不聽廢寺即斬。仍以劒示之，祝曰：僧行劒怖懼即斬，不然即赦之。中使如所誡，僧笑引頸曰：為佛法死，實甘餂之。　上悅，寺遂免。韓子蒼曰：今時有如是僧，乃可稱衲子。(石門集)

法昌遇禪師，臨漳高亭人。幼棄家有大志，遊方名著叢席。浮山遠公指謂人曰：此後學行脚樣子。晚於分寧之北，千峯萬壑、古屋敗垣，遇安止之衲子。時有至者，皆苦其作勞，未嘗有一語委曲以示

其徒。學者不能曉其意，又不能與之同儋泊辛苦，悉皆引去。以故單丁住山，而晨香夕燈，陞堂說法，至老不廢。叢林所服玩者，無不備。龍圖徐禧歎曰：無眾如有眾，真本色住山。將化前一日，遇作偈遺曰：今年七十七，出行須擇日。昨夜報龜哥，報道明朝吉。徐覽偈聳然，邀靈源同往，至彼已寂然矣。(汀江集)

法智尊者，諱知禮。年至四十，常坐不臥。足無外涉，修謁都遣。一日謂諸徒曰：半偈忘軀，一句投火。聖人之心，為法如是。吾不能捐捨身命，以警發懈怠，胡足言哉。於是結十僧，修法華三昧。期滿三載，共焚其身。時翰林楊億致書，確請住世。復以欣厭意，而興難問。尊者答曰：終日破相，而諸法皆成。終日立法，而纖塵必盡。楊公復致問曰：風吟寶樹，波動金蕖。是何人境界？答曰：只此見聞，更無道理。公又問：法華梵網，皆魔王所說。答曰：佛之與魔，相去幾何？公知不可以義屈，亦不可以言留。乃致書慈雲，俾自杭至明，面沮其議。又委州將保護，無容以焚。是年公請師號於朝，　真宗召楊問之。公因奏師遺身事，　上嘉歎之。重諭楊曰：但傳朕意，請留住世。即賜法智之號。由是願行不得施矣。復修光明懺，為順寂之期。方五日，趺坐召眾曰：人之生必有死，蓋常分爾。汝等當勤修道，勿令有間。從吾之訓，猶吾之生也。言畢，稱佛而逝。(教行錄等)

圓通訥禪師，梓州人。性端靖，涖眾有法，律已精嚴。夜必入定，初叉手自如，中夜漸昇至膺，侍者每眡此以候天明。　仁宗聞其名，詔住淨因，訥以疾辭，舉璉以自代。召對大悅，賜大覺禪師。至　英宗，嘗賜手詔：天下寺院，任性住持。璉不言，鮮有知者。及東坡制宸奎閣記，移書審之，云：宸奎閣碑謹已撰成，衰朽廢學，不知堪上石否？見參寥說，禪師出京日，　英廟賜手詔，其略曰：任性住持者，不知果是否？切請錄示全文，欲入此一節。璉答云：無。及寂，乃得於書笥中。坡聞云：非得道之士，安得有此藴

藉？坡閣記云：師雖出世度人，而持律甚嚴。　上賜龍腦鉢，師對使者焚之，曰：吾法以壞色衣，以瓦鉢食，此鉢非法。使者歸奏，　上嘉歎久之。師居處服玩，可以化寶坊也，而皆不為，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，容百許人而已。

梁武帝問誌公曰：朕萬機之暇，修諸善事，還有功德也無？誌曰：有即有，非真功德。帝曰：何謂其真？誌曰：性淨明心，體自空寂，是真功德。帝因有省。故先聖有言：若能靜坐一須臾，勝造河沙七寶塔。寶塔畢竟化為塵，一念淨心成正覺。（通行錄）

真人孫思邈，京兆人。幼聰慧，日誦萬言，善莊老，尤篤志釋典。年百五十歲，嘗隱終南山，不食飲食，唯服鉛汞。與宣律師友善，議論終日。嘗書華嚴經，時唐太宗欲讀佛經，問邈曰：何經為大？答曰：華嚴經佛所尊大。帝曰：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，何不為大？而八十卷者猶為大乎？答曰：華嚴法界具一切門，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，般若經乃是華嚴一門耳。帝悟，從是受持。（釋氏類說）

侍郎楊億書寄李維內翰，其略曰：假守南昌，適會廣慧禪伯齋中務簡，退食多暇，或坐邀而至，或命駕從之，請扣無方，蒙滯頓釋。半歲之後，曠然弗疑，如忘忽記，如睡忽覺。平昔碍膺之物，嘆然自落；積劫未明之事，燿爾見前。固亦決擇之洞分，應接之無蹇矣。重念先德率多參尋，如雪峯九度上洞山，三度上投子，遂嗣德山；臨濟得法於大愚，終承黃檗；雲巖多蒙道吾訓誘，乃為藥山之子；丹霞親承馬祖印可，而作石頭之裔。在古多有，於理無嫌。病夫！今繼紹之緣，實囑於廣慧；提激之自，良出於鼇峯也。忻幸！因僧談道，侍郎遂云：大凡參學人，十二時中長須照顧，不可說禪道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，日用作務時不可便無也。如鷄抱卵，若是拋離起去，暖氣不接，便不成種子。如今萬境森羅，六根煩動，略失照顧，便喪身命，不是小事。今來受此緣生，被生死繫縛，蓋為

塵劫已來，順生滅心，隨他流轉，以至如今。諸人等且道：若曾喪失，何以得至如今？要識露地白牛麼？試把鼻孔拽看。又云：釋迦老子於靈山會上，目顧迦葉，謂大眾曰：吾有正法眼，分付摩訶迦葉。又道：我於四十九年中，不曾說一字。此是什麼道理？若是諸人分上，著一字脚不得。為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，喚作奇特，早是不中也。我道：釋迦是敗軍之將，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。汝等且怎生會？不見道：涅槃生死，俱是夢言；佛與眾生，竝為增語。直須恁麼會取，不要向外馳求。若也於此未明，敢道諸人乖張不少。侍郎臨終前一日，親寫一偈與家人，令來日送達李駙馬處。偈曰：漚生與漚滅，二法本來齊。欲識真歸處，趙州東院西。駙馬接得，偈云：泰山廟裏賣紙錢。(天聖廣燈)

張文定公前身為琅邪知藏僧，書楞伽未終而卒，誓云：來生當再書。後知滁州，遊琅邪山，周行廊廡，殊不忍。去氐藏院，忽感悟，指梁間經函云：此吾前身事也。令取而眡之，乃楞伽經，與今生所書筆畫無異。嘗讀至世間離生滅，猶如虛空華。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，遂明己見。偈曰：一念存生滅，千機縛有無。神鋒輕舉處，透出走盤珠。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，仍以其事語之。坡題其後，刻石金山。

頎禪師，秦之龍城人。初得法於天聖泰和尚，晚依黃龍南禪師。南見其所得諦當，甚遇之，令住全之興國。開堂，遂為南之嗣。至夜，夢神告曰：師遇惡疾，即是緣盡。言畢而隱。閱十三白，果患大風。屏院事，歸龍城之西，為小庵。庵成，養病其中。頎有小師，名克慈，久依楊岐，亦禪林秀出者。歸以侍病，奉禮至孝，乞食村落。風雨寒暑，盡師一世而後已。頎一日謂慈曰：吾之所得，實在天聖和尚。晚見黃龍，道行兼重，心所敬慕，故為嗣之。豈謂半生感此惡疾，今幸償足。昔神仙多因惡疾而得仙道，蓋其割棄塵累，懷穎陽之風，所以因禍而致福也。吾不因此，爭得有今日事？

如今把住也由我，放行也由我。把住放行，總得自在。遂噓一聲，良久而逝。闍維，異香徧野，舍利無數。(舟峯錄)

希顏首坐，字聖徒。性剛果，通內外學，以風節自持。遊歷罷，歸隱故廬，跡不入俗，常閉門宴坐，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。名公貴人累以諸剎招之，堅不答。時有童行名參己，欲為僧，侍左右。顏識其非器，作釋難文以却之曰：知子莫若父，知父莫若子。若予之參己，非為僧器。蓋出家為僧，豈細事乎。非求安逸也，非求溫飽也，非求蝸角利名也，為生死也，為眾生也，為斷煩惱，出三界海，續佛慧命也。去聖時遙，佛法大壞，汝敢妄為爾。寶梁經曰：比丘不修比丘法，大千無唾處。通慧錄曰：為僧不預十科，事佛徒勞百載，為之不難得乎。以是觀之，予濫廁僧倫，有詒於佛，況汝為之邪。然出家為僧，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、周公孔子之道，不明因果，不達己性，不知稼穡艱難，不念信施難消，徒飲酒食肉，破齋犯戒，行商坐賈，偷姦博弈，覬覦院舍，車蓋出入，奉養一己而已。悲夫！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，佛謂之癡僧；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，佛謂之啞羊；似僧非僧，似俗非俗，佛謂之鳥鼠僧，亦曰禿居士。楞嚴故曰：云何賊人，假我衣服，裨販如來，造種種業？非濟世舟航也，地獄種子爾。縱饒彌勒下生，出得頭來，身已陷鐵圍，百刑之痛，非一朝一夕也。若今為之者，或百或千，至于萬計，形服而已，篤論其中何有哉？所謂鶡翰而鳳鳴也，碌碌之石非玉也，蕭敷、艾榮非雪山忍草也。國家度僧，本為祈福，今反責以丁錢，示民於僧，不然，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。只如前日育王璉、永安嵩、龍井淨、靈芝照，一狐之翼，自餘千羊之皮，何足道哉？於戲！佛海穢滓，未有今日之甚也。可與智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。

梵法主，嘉禾人，棄家謁神悟法師。梵解行兼備，為法檀度。晚住北禪，嘗乞食於市。或告止之，梵曰：先佛遺規，末世當行，非[言*爹]事也。梵持身御眾，悉有律度。故其法席典刑，冠於西

浙。嘗訓其徒曰：十二時中，四威儀內，皆有受用法門。若不研心體究，如說而行，舉動皆成魔業。且展鉢時，曠野鬼神，嘗受飢虛。聞比丘擊鉢聲，益增飢火，其苦愈重。故佛有誡，須令身心寂靜，然後受食施之。故清規有棄鉢水祝，祝曰：唵摩休羅細娑訶。百丈單傳心印者，猶徇細行，況吾祖兼善毗尼之教者乎？汝澡浴時，尤不可忽。昔有比丘，因浴戲笑，不修正念，後感沸湯相潑之報。故先聖令系心觀察，常發願語：我今澡浴身體，當願眾生，身心無垢，內外光潔。舉此二條，餘事皆爾。汝等日用，得不競競業業？退步省思，善用心矣。(通行錄)

慈雲式法師云：予與四明法智為友四十餘年，及終，不得一哭於寢門之下，嗟嘆之不足，乃詠歌之句云：天上無雙月，人間只一僧。覽者無謂吾厚於所知，薄於所不知，但見其解行有卓卓出人之異，寄極言以暢所懷。異者何也？一家教部，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，四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，雖寒暑相代，脅不至席，六十有九而終。其疾且頓，而行道講訓無所間然，門徒請宴不從，及死，舍利莫知其幾。噫！非知之艱，行之為艱也。

龍湖聞禪師，唐僖宗太子。眉目風骨，清真如畫，僖宗鍾愛之。然以其無經世意，百計陶寫，終不回。唯慕霜華之風，夢寐想見。中和元年，天下大亂，遂斷髮逸遊，人無知者。造石霜諸禪師，諸與語，嘆曰：汝乘願力生帝王家，脫身從我，真火中芙蕖。至夜，聞入室懇曰：祖師別傳事，肯以相付乎？諸曰：勿謗祖師。聞曰：天下宗旨盛大，豈妄為之邪？諸曰：待按山點頭，即向汝道。聞即日辭去。至邵武城外，見山鬱然深秀，遂撥草而進。見一苦行隱其中，欣然讓其廬曰：上人當興此。長揖而去，不知所之。聞遂憩止十餘年。一日，有老人謁曰：我非人，龍也。以行雨不職，上天有罰，賴道力可脫。於是化為小虵，緣入袖中。至夜，風雷挾坐榻，山岳震搖，而聞危坐自若。平明開霽，虵墮地而去。頃有老人謝

曰：非大士之力，為血腥穢此山矣。念無以報厚德，當穴巖下為泉。他日眾多乏水，今所以延師也。泉今為湖，因以名焉。(寺記碑)

仗錫己禪師，與浮山遠公遊。嘗卓庵廬山佛手巖，後至四明山。心獨居十餘載，虎豹在前，以定力故，曾無懼色。嘗曰：羊腸鳥道無人到，寂寞雲中一箇人。爾後道俗聞風而慕。住山四十餘年，翛然無毫髮之儲。冬夏一布衲，唯以創業為任。經營積累，作成禪林。凡眾之宜有者，大備之。獨不營丈室，而與眾共處。蓋師不以私室宴安為意也。有知事蘊躬，伺師遠出，潛為建之。達觀穎禪師，時主雪竇，聞之嘆曰：若非本色宗匠，不能有其良輔。非良輔，無以尊道師之德爾。(仗錫達觀碑)

辯才淨法師，杭之於潛人。生而左肩肉起，如袈裟條，八十一日乃滅。父嘆曰：是宿世沙門，無奪其願，長當事佛。及師之終，實八十有一，殆其籌也。出家後，凡見法坐，嘆曰：吾願登此說法度人。首謁慈雲，日夜勤力，學與行進，不數年，齒其高第。慈雲沒，復事明智韶。韶講止觀，至方便五緣，曰：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。師聞之，悟曰：今日乃知色聲香味，本具第一義諦，由此遇物中無疑矣。時沈公叔才治杭，以謂觀音道場講懺為佛事，非禪那所居，乃命師以教易禪。師至吳越，人歸之如佛出世，事之如養父母，金帛之施，不求而至。居天竺一十四年，有利其富者，迫而逐之，師欣然舍去，不以為恨。天竺之眾，分散四去。事聞於朝，明年俾復其舊。師黽勉而還，如不得已，眾復大集。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，見之而讚曰：師去天竺，山空鬼哭。天竺師歸，道場光輝。復留二年，一日告眾曰：吾祖智者，聖人也。猶以急於化人，害於己行。位本鐵輪，而證止五品，況吾凡夫也哉？謝去，老於南山龍井之上。以茅竹自覆，閉門宴坐，寂然終日。葉落根榮，如冬枯木。風正波定，如古澗水。故人以訥名之。師嚴於持律，講說不擇晝夜。嘗曰：鬼神威德不具，

畏人晝說，或不得至。此夜人靜，庶幾能聽。嘗焚指供佛，左三右二，僅能以執。其徒有欲効者，輒禁之曰：如我乃可。東坡一日謂曰：北山如師道行者有幾？師曰：僧人密行者多，非元淨所能測之。(龍井雜碑)

芙蓉楷禪師示眾曰：山僧行業無取，忝主山門，今欲略効古人為住持體例，共報佛恩。與諸人議定，更不下山、不赴齋、不發化主，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，日取一分用之，更不隨人增減，可以備飯則作飯、作飯不足則作粥、作粥不足則作米湯、新到相見茶湯而已，務要省緣，專一辦道。雖然如是，更在諸人從長相度，山僧也強教爾不得。諸仁者！還見古人偈麼？山田脫粟飯，野菜淡黃齏，喫則從君喫，不喫任東西。(語錄)

知者顗禪師示眾，舉古德住山，每令執爨者煮粥。一日，爨者觀火燒薪，念念就盡無常，遷逝復速。於是即於竈前，寂然入定。數日方起，往上坐所，具陳所證，敘法轉深。上坐曰：汝前所言，皆我境界；今所說者，非我所知。勿復言也。遂問：汝得宿命否？答曰：薄知。又問：何罪為賤？何福致悟？答曰：往世曾住此山，因有客至，侵眾少菜，由此譴責。今為眾奴，前習未忘，故易悟爾。(國清百錄)

大智律師比丘，正名曰：梵語苾芻，華言乞士。內則乞法以沾性，外則乞食以資身。父母人之至親，最先割捨；鬚髮人之所重，盡以削除。富溢七珍，棄之尤同草芥；貴尊一品，眡之何啻煙雲。極厭無常，深窮有本；欲高其志，必降其身。執錫有類於枯槎，擎鉢何殊於破器。肩披壞服，即是弊袍；肘串絡囊，便同席袋。清淨活命，已沾八正道中；儉約修身，即類四依行內。九州四海，都為遊處之方；樹下冢間，悉是栖遲之處。攀三乘之逸駕，蹈諸佛之遺蹤。稟聖教以無違，真佛弟子；遇世緣而不易，實大丈夫。可以戰

退魔軍，揮開塵網。受萬金之勝供，諒亦堪銷；為四生之福田，信非虛託。乞士之義，斯之謂歟！(芝園集)

靈源清禪師門牓，其略曰：惟清名曰住持，實同客寄，但以領徒弘法，仰助教風為職事爾。若其常住所管財物，既非己有，理不得專，一委知事僧徒分局主執，明依公私合用支破。惟清止同眾僧齋襯，隨身缾鉢，任緣去住而已。伏想四方君子，來有所須，顧寢食祇接之餘，別難供應。蓋以彼所管者，世法則屬官物，佛教則為眾財。偷眾財，盜官物，以買悅人情，而取安己有，實非素志之所敢當。預具白聞，冀垂恕察。(石刻在天童)

侍郎張九成居士，[癸-天+虫]業進士之暇，篤志釋典。謁靈隱明禪師，扣宗要。明曰：正當磨礱器業，奮發功名，詎能究死生事乎？公曰：先儒有言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然世出世之法，初無有二。先朝名公，由禪門得道者，不知其幾，曾何儒釋之異？師既為斯道主盟，安用設詞拒我邪？明嘉其誠，勉應之曰：此事須念念不捨，久久緣熟，時節到來，自然契悟。復令看僧問趙州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州云：庭前柏樹子。久無所入，謁胡文定公，咨盡心行己之道。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，類作一處看，則要在其中。公稟受其語，造次不忘。一夕如廁，諦思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正沉默間，忽聞蛙鳴，不覺舉庭前柏樹子，驀有省。頌曰：春天夜月一聲蛙，撞破虛空共一家。正恁麼時誰曾得，嶺頭脚痛有玄沙。公偶見妙喜題像云：黑漆麤竹篦，佛來也一棒。由是願見甚力。公尋還朝，遷至禮部侍郎。聞妙喜入城，謁之不值。妙喜報謁，寒溫外無別言。歸謂參徒曰：張侍郎有箇得處。其徒曰：聞相見不曾說著禪字，胡為知之？妙喜曰：要我眼作甚麼？公奉祠得請，詣徑山問格物之旨。妙喜曰：公只知有格物，而不知物格。公罔措，徐曰：豈無方便？妙喜曰：不見小說載唐人與安祿謀為叛者，其人先為閬守，有畫像在焉。明皇幸蜀，見之怒，令侍臣以劒擊其首。其人在陝西，

首忽墮地。公聞之，恍如夢覺，題于壁曰：子韶格物，妙喜物格。欲識一貫，兩箇五百。公從是參道，得法自在，曠然無惑。嘗感歎曰：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，無不豁然四達，如千門萬戶，不消一踏而開。或與之聯輿接席，登高山之上；或緩步徐行，深水之中。非出常情之流，莫能知吾二人落處。九成了末後大事，實出徑山老人，而此瓣香不敢孤負。公貶南安一十四年，繙釋典，解儒書，至有衲子經過，必勘驗為禪悅之樂，未嘗以得失芥蒂，而識者莫不高其風，服其達。公有書答中丞何伯壽，略曰：九成與徑山往還太熟，抑亦有由。按諸故事，裴公休乎師黃檗，韓退之之師大顛，李習之之師藥山，白樂天之師鳥窠，楊大年之師廣惠，李和文之師慈照，東坡之師照覺，山谷之師晦堂，無盡之師兜率，抑豈與夫老嫗頭陁念、南無洗廁籌等邪？徑山心地，一死生、窮物理，至於倜儻好義，有士夫難及者。天日在上，安可誣也？若好交名士，欲以吾儕取重於世者，此盜賊之所為爾，而謂斯人為之乎？既蒙警誨，自當稟承蓄凝于心，非平昔受知門下，輒倒胷中盡布左右，惟高明察之。公北還至贛州，妙喜亦從梅陽來，聯舟東下。妙喜日提宗要，公退謂諸參徒曰：今日不是九成老和尚，安肯傾倒禪河，使諸公得與聞乎？公鎮永嘉，虛光孝禪席，以函翰至福唐。西禪淨禪師曰：佛法離披久矣，自徑山老人移嶺外，學徒無歸。今朝廷清明，老人比還，是有興隆之期。而九成於此道實曾撞著，故於此間欲求一二明公大家舉倡，以警昏翳，正欲吾師慧然當吾之請。或以謂西禪厚、光孝薄，淨必不來為此說者，是以俗情待左右矣。然吾以此卜佛法興替，如吾師有意興之，大家出半臂力，不勝幸甚。公之推誠衛法，備見於此。(聞道傳)

和庵主，姑蘇人也。性高潔，與世邈然。嘗遊湖湘，夜宿旦過。時交禪師亦預席，和見其沉厚不語，終夜危坐，心奇之。和顧問曰：子萬里殊途，何孤飛邪？交曰：昔有一二，今絕之。和曰：何為絕之？交曰：一者以捨遺之金施於眾，予曰：學道人眡此當如糞土則

可，予雖拾以施人，是未忘利。二者有母貧病，棄之而學道，予曰：學道雖超過佛祖，不孝亦奚為哉？不孝為利者，皆非吾友也。和敬其賢，遂與之遊。和誓曰：我二人効隱山輩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，目視雲漢，為世外之人，毋墮流俗。交遂爽盟。住天童，往訪之，和不顧。正言陳叔異闢書堂為庵，獨居二十年，翛然無長物，唯二虎侍右。嘗有言曰：竹筧二三升野水，牕間七五片閑雲。道人活計只如此，留與人間作見聞。(雪牕記)

曹山章禪師，泉州人。得祕旨於洞山价和尚。初受請，止撫之曹山。道法大振，學者雲委。僧問：國內按劍者是誰？山云：曹山。僧云：擬殺何人？山曰：但有一切總殺。曰：忽逢本父母作麼生？山曰：揀甚麼？曰：爭奈自己何？山曰：誰奈我何？曰：為什麼不殺？曰：勿下手處。復有紙衣道者，自洞山來。章問：如何是紙衣下事？曰：一裘才挂體，萬事悉皆如。章曰：如何是紙衣下用？道者近前，叉手脫去。章笑曰：汝只解恁麼去，且不解恁麼來。僧忽開眼曰：一靈真性，不假胞胎時如何？章曰：未是妙。僧曰：如何是妙？曰：不借借。其僧下堂中而化。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，但書大梅山居一首答之。天復辛酉季夏夜，問知事：今日是幾？對曰：六月十五。章曰：平生行脚，只管九十日為一夏。明日辰時，吾行脚矣。及時，焚香告寂。(僧寶傳)

法雲秀禪師，秦州人，前生與魯和尚厚善。一日謂曰：我死後，相尋我於竹鋪坡前。其家生兒，魯往視之，兒為一笑。三歲願隨魯出家，生有異相，軒昂萬僧中，凜然如畫。嘗以怒罵為佛事，時司馬溫公方登庸，以吾法太盛，欲經營之。秀曰：相公聰明，人類英傑，非從佛法中來，何由致此？而一旦遽忘佛囑乎？公意回。又李伯時工畫馬，不減韓幹。秀呵之曰：汝士大夫以畫名，況畫馬乎？期人誇以為得妙，他日妙入馬腹中矣。伯時於是絕筆。又魯直好作艷詞，人爭傳之。秀曰：翰墨之妙，甘施於此。魯直笑曰：又當置

我於馬腹中邪？秀曰：汝以艷語淫動天下人心，不止馬腹，正恐墮泥犁中。(語錄)

孤山圓法師，以奇才奧學，翼贊經論，盈於千萬。高臥西湖之濵，權勢不得屈，貴驕不得傲，世俗不得友。是時，文穆王公至錢塘，郡僧悉迎關外。慈雲遣邀孤山同往，圓以疾辭，笑謂使者曰：為我致意慈雲，錢塘駐却一僧子。聞者歎美。圓每多脾疾，牀上敷筆硯，半起半臥，著述不倦。一日，告眾曰：吾年四十有九，已知住世不久。若死，毋擇地厚葬，以加罪我也。汝宜陶器，合而葬之。及終，自屬祭語云：謹以湖山雲月之奠，祭于中庸子之靈。汝本法界之元常兮，寶圓之妙性兮，尚無動靜之朕兮，豈有去來之跡兮？洎乎七竅鑿而混沌死兮，六根分而精明散兮，遂使汝見自心而與外境異兮，執生存與死滅兩兮。擾擾乎不可止也，昏昏乎不可照也。吾嘗欲復混沌歸精明兮，乃於非幻法中假作幻說。且非幻尚無，幻法豈有哉？汝中庸子亦以微領其旨。汝既受於幻生，必當受於幻死。故吾託幻軀，有幻病，口占幻詞，使幻弟子執幻筆，成幻文，以預祭汝幻中庸子，且欲令無窮人知諸法如幻也。夫如是，則如幻三昧在焉。嗚呼！三昧亦幻也。尚享。趺坐而逝。(閑居編)

東坡曰：先妣方娠，夢僧至門，瘠而眇。軾十餘歲，時時夢身是僧。又子由與真淨、文壽聖聰二師在高安，夜間同敘見戒禪師之夢，則戒之後身無疑。坡與真淨書曰：前生既是法契，願痛加磨勵，使還舊觀。坡往金山，值佛印入室，印云：者裏無端明坐處。坡云：借師四大作禪牀。印云：老僧有一問，若答得，即與四大為禪牀；若答不得，請留下玉帶。坡即解腰間玉帶置案上，云：請師問。印云：老僧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端明向甚處坐？坡無語。印召侍者：留下玉帶，永鎮山門。印以衲裙酬之。坡賦二絕句云：病骨難堪玉帶圍，鈍根仍落箭鋒機。會當乞食歌婢院(裴相國衣衲裙，乞食閨房中)，換得雲山舊衲衣。又曰：此帶閱人如傳舍，流傳到我亦

悠哉。錦袍錯落渾相稱，乞與徉狂老萬回(唐則天賜錦袍玉帶與萬回和尚，出注坡詩)。

奘三藏法師，年二十七，往西域求法。自秦、蘭、涼三州而行，至瓜州，出玉門關，關外有候望者居之。漸至沙河，惡鬼異類，不可勝數。始念觀音，猶未遠去，及誦心經，發聲皆散。至兢伽河畔，遇群賊，賊相謂曰：此沙門形皃端美，若以祭神，得非吉也？令上壇，欲揮刀，法師語曰：吾已知不免，願待少時，令我安心取滅。師乃想念慈氏，願得生彼，聞諸妙法，成就通慧，還來下生，先度此人，令修勝行。想念未畢，驚雷掣電，飄風折木。賊大懼，謝罪而散。(本傳)

相國裴休，河東人。守新安日，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眾入大安精舍，混迹勞侶。公入寺，因觀壁畫，乃問主事：是何圖相？答曰：高僧真儀。公曰：真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主事無對。公曰：此間有禪人否？答曰：近有一僧投寺執役，頗似禪者。公命至，覩之欣然曰：休適有一問，諸德吝詞，今請上人代酬一語。運曰：請相公問。遂舉前問，運朗聲曰：裴休！公應諾。運曰：在甚麼處？公當下知旨，如獲髻珠。公曰：吾師真善知識，示人剋的若是，何汩沒於此邪？自是申弟子禮，復請住黃檗。公既通徹祖心，復博綜教相，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。(傳燈)

劉遺民，名程之，彭城人，漢楚元王之後。祖考為晉顯官，事母以孝聞。丞相桓玄、太尉謝安嘉其賢，欲薦於朝，公辭之。謁廬山遠公，厥後雷次宗、周續之同來栖遠。遠曰：諸公之來，盍為淨土之遊乎？遂命公作誓辭，以識盛事。社賢百餘人，十八人為最，公又抜乎其萃者。公凡念佛時，見彌陀佛身紫金色，以臨其室。公愧幸悲泣曰：安得如來為我手摩其頭、衣覆其體乎？俄而佛為摩頂，且引袈裟以覆之。他日，又見身入七寶大池，其池蓮華青白相間，其

水澄澈無有畔岸。中有一人指池水曰：八功德水，汝可飲之。公飲水甘美，及寤，猶覺異香發於毛孔。公曰：此吾淨土之緣至矣，誰為六和之眾與我證邪？少頃，緇徒咸集，公對尊像爇香再拜，祝曰：我以釋迦遺教，故能知有阿彌陀佛。此香先當供養釋迦如來，次供阿彌陀佛，至於十方佛菩薩眾，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。願畢，乃三扣齒，長跪而卒。(廬山集)

王日休居士，龍舒人，性行端靖。少補國學，俄歎曰：西方之歸，為究竟爾。從是布衣蔬食，日課千拜，以嚴淨報。或曰：公既志念純一，復何事苦行邪？答曰：經不云乎：非少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。若不專心苦到，安能決定往生？居士在家，持戒甚嚴，坐必宴寂，臥必冠帶，面目奕奕有光，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。居士將順世，徧別親故，且勉進淨業。至夜，厲聲稱佛名，倡言：佛來接我！屹然立化。(怡雲并聶允迪記)

靜上坐初參玄沙得旨，後居天台，三十餘年不下山，博綜三學，操行孤立。禪者問曰：坐時心念紛飛，願師示誨。靜曰：汝當心念紛飛時，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。究之無處，則紛飛之念何存？返究究心，則能究之心安在？又能照之智本空，所緣之境亦寂。寂而非寂者，蓋無能寂之人也。照而非照者，蓋無所照之境也。境智俱寂，心慮安然，此乃還源之要道也。

道士吳契初，虢之朱陽人。為河清令，以部使者所劾，隱于嵩山。尋遇石泰先生，吳問曰：虛無之道，可得聞乎？石曰：先覺有五無漏法：眼不視，魂在肝；耳不聞，精在腎；舌不聲，神在心；鼻不香，魄在肺；四肢不動，意在脾。五者相與混融，化為一氣，聚于三關，名曰鉛汞。但身中求之，不必求於他也。吳稟受訣，久之功成。偶遊西岳，邂逅紫陽先生，謂曰：子之所得固可佳，若不明性道，徒勞無益。吳曰：予能追二氣於黃道，會三性於元宮，對境無心，如如不動，復何性道之說邪？紫陽以圓覺經示之，曰：此是釋

氏心宗，宜熟味之。他日知所趨嚮，信吾不食言也。吳乃信受。一日，誦至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，如鏡中像。俄感歎曰：從前閉門作活，今日掉臂行大道。由是徧歷禪會咨決之。後謁單州東禪悰和尚，吳問曰：佛性堂堂顯見，住相有情難見。若悟本來無我，我面何如佛面？學人悟則悟已，為甚不見佛面？東禪拈拄杖打出，吳方開門，豁然有契。頌曰：驀然覷破祖師機，開眼還同合眼時。從此聖凡俱喪盡，大千元不隔毫釐。(仙苑遺事)

大隋真禪師，梓州鹽亭王氏子。族本簪纓，妙齡夙悟，決志尋師，遂南下見藥山道吾。次謁大溈，服勤眾務，食不至充，臥不求暖，清苦鍊行，履操不羣，大溈常器之。溈一日問曰：子在此不曾問一轉話。真曰：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？溈云：何不道如何是佛？真便作手掩溈山口勢。溈歎曰：子真得其髓矣。爾後聿旋西蜀，嘗於要涂煎茶，普施三年。偶遊後山，見一古院，號大隋山，中有一樹，圍四丈餘，南開一門，不假斤斧，宛成一庵，師乃居之，時人自曰木禪庵。獨居十餘年，聲聞遐著。蜀王三召不從，慕師孤風，無由一見，遣內侍齎師號寺額等賜，師不受。凡三度送至，師確意却之。王再遣使出勅云：此回禪師準前不受，當誅卿也。使者再往懇拜云：禪師若更不受，某必受戮。師乃受之。師示眾曰：老僧不為名利來此，須要得箇人，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，將來之世，捨一報身，草也無喫。諸禪德！老僧行脚時到諸方，多是一千、少是三百，眾在其中經冬過夏，未省時中空過，向溈山會裏做飯七年、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，重處即便先去，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甚麼事？如諸佛菩薩皆是積劫勤苦方得成就，似諸闍梨還曾捨得甚麼身命？作得甚麼勤苦？便道：我會出世間法。世間法尚不會，遇些子境界便自張眉努目，消容不得，說什解脫法？長連牀上坐，不搖十指，喫他信施了，合眼合口道：我修行感果。如是，非獨謾自己，亦謾諸聖。既在三衣下，直須親近知識、了辦大事，不可又入輪回六趣去也。若是得自在底人，論甚麼鑊湯爐炭、驢胎馬腹，於

中如喫美食相似。若未得如是，便實受此報，一失人身，再求欲似，今日萬中無一。不見古德問僧：何者為最苦？僧云：受地獄者為最苦。古德云：此未是苦，出家不明理為最苦。爾古人恁麼說話，血滴滴地，當自銘心，時時警策，莫令後悔。(語錄)

廣慧連禪師示眾，多勸人疎財利、薄口體。又云：若欲學道，先須貧苦鍊行。若不爾者，欲得道成，無有是處。及璉示寂，召眾曰：老僧尋常只教爾疎財利、薄口體，道業無有不辦。何故？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，一切垢染皆因口體而起。老僧一生不蓄財、不別眾食，非是老僧分外底事。乃佛有戒，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。去世資財，乞求取足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。此是佛之明訓，安可背違？我若要足衣食、覓自在，何不為俗隨所任運？又何須假佛形服，破滅法門作甚麼？既為釋子，當行釋行，不可道我有福有緣，縱意造業，帶累師僧父母同入地獄。今時有般知識，自眼不正，開口欲斷人命根，觸著便懷毒蛆心行，見利見名，如蠅子見血一般，永無放捨。者般底也道：我會禪會道，行棒行喝。苦哉！汝輩行脚，切須著眼。珍重！言訖而逝。(舟峯錄)

光孝安禪師，永嘉人，翁氏。少莊重，不喜喧囂。父異之，令出家。往台之雲峯，結茅而居。長坐不臥，一食終日。不衣繒纊，唯壞衲以度寒暑。尋謁韶國師，師問曰：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爾向甚處見老僧？安曰：今日捉敗和尚。師曰：是甚麼？安掀倒香臺而出，師器之。安一日閱華嚴，至於身無所取，於修無所著，於法無所住。過去已滅，未來未至，見在空寂，到此豁然。入定經旬餘，方從定起。身心爽利，頓發玄秘。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，因將合經成一百二十卷，盛行於世。忠懿王嚮師道望，命住越之清泰。安不樂從務，唯宴坐丈室，如入大定。一日，定中見二僧倚殿檻語話，有天神擁衛，傾聽久之。俄有惡鬼唾罵，復掃脚跡。及詢倚檻僧所以，乃初論佛法，後談世諦。

安曰：閑論尚爾，況主法者擊蕝陞堂，說無益事邪？自是終身未嘗談世。故安死闍維，舌根不壞，柔輭如紅蓮華葉。(傳燈通行)

明教嵩禪師，藤州人。得度後，嘗戴觀音像，誦其號，日十萬聲。於是世間經書，不學而能。得法洞山聰公。慶曆間，至錢塘樂湖山，稅駕焉。所居一室，翛然無長物。清坐終日，非修潔行誼者，不可造也。師之道妙，學者器近，不能曉悟。師亦不少低其韻，撫徇其機，歎曰：安能員鑿以就方枘？聞之聖賢所為，得志則行其道，否則言而已。言之行，由是為萬世法。使天下學者，識度修明，遠邪林，游正涂，奚必目擊受之，謂己之出邪？即閉關著書。書成，携之京，因內翰王公素獻之。　仁宗又為書先焉。　上讀至臣為道不為名，為法不為身，歎愛其誠，旌以明教大師，賜其書入藏。既送中書，時韓魏公琦覽之，示歐陽文忠公。公方以文章自任，以師表天下。又以護宗不喜吾道，見其文，謂魏公曰：不意僧中有此郎，黎明當一識之。魏公同往見文忠，與語終日，遂大喜。自韓丞相而下，莫不延見尊重之。由是名振海內，遂買舟東下。大覺璉公賦白雲謠，以將師之行：白雲人間來，不染飛埃色。遙爍太陽輝，萬態情可極。嗟嗟輕肥子，見擬垂天翼。圖南誠有機，去當六月息。寧知絪縕采，無心任吾適。天宇一何寥，舒卷非留跡。歸老於永安精舍，示化茶毗，得六根不壞者三。頂骨出舍利，紅白晶潔，狀若大菽。嗚呼！使其與奪之不公，辯說之不契乎道，則何以臻於是矣？(石門行業)

終南山宣律師，初生齊朝，名僧護。居越之剡，鐫彌勒像。次生梁，名僧祐。後生隋，名道宣。其祖湖州人，父為陳吏部尚書，隨駕入長安，生于京兆。母氏夢月貫懷而娠。又梵僧語其母曰：仁所懷者，即梁祐律師。宜令出家，弘宣佛教。及下髮，剋苦勵志，唯求聖法。嘗戴寶函，繞塔行道，願求舍利，降於函中。七日，果獲感應。由是益精其志，日唯一食，長坐不睡，樂入禪定。貞觀四

年，在清官寺行般舟定，感天龍給侍乏水，示以白泉。於安居日，嘗發誠禱：若坐夏有功，願垂異相。後庭中果生芝草。師因勞苦發疾，天王授以補心藥方。因告師曰：今當像末，諸惡比丘廣造伽藍，不修禪慧，亦不讀誦。縱有智者，千有一二。後在西明寺，深夜行道，足跌前階，聖者扶足。師問：是誰？答曰：北天王之子，勑令侍衛。師曰：貧道修行，無煩太子。太子威力自在，天竺有可作佛事者，却願致之。太子曰：我有佛牙，長三寸，闊一寸，寶之久矣。密授與師，宜加保護。師乃晝藏地穴，夜捧行道，人莫得知。唯弟子綱律師密見其蹤，欲揚之。師曰：信根淺薄，謂吾妖妄。唯我與子，乃可知耳。師與天神往來甚眾，喜問靈蹤聖軌，隨問隨錄，集為感通傳記。乾封二年春二月，有神告曰：師將報盡，當生彌勒內宮。并留香一裛，此天上棘林之香，帝釋所焚者。是年冬十月有三日，空中天樂花香，迎請而逝。(別傳等記)

智者顗禪師，姓陳，潁川人。生有重瞳。年十五，於長沙像前誓求出家。於禮佛時，恍然如夢，見山臨海，山頂有僧招手曰：汝當居此，汝當終此。既寤，精誠愈至。年十八，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。逮受具戒，精通律藏，兼修禪定。時慧思禪師，武津人，名行高重。遙飡風德，不啻飢渴。其地乃陳齊兵刃所衝，重法輕生，涉險而去。思曰：昔日靈山會上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追，今復來矣。即示普賢道場，說四安樂行。於是昏曉苦到，如教研心。于時勇於求法，貧於資供。切柏代香，捲簾進月。月沒則燎之以松，柏盡則繼之以栗。經二七日，誦法華至藥王品，諸佛同讚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到此一句，身心豁然入定，持因靜發。照了法華，若高暉之臨幽谷；達諸法相，似清風之遊太虛。將證白師，師更開演自心所悟。及從師受，四夜進功，功逾百年。思歎曰：非爾莫證，非我莫識。所入定者，法華三昧前方便也；所發持者，法華旋陀羅尼也。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眾，尋汝之辯，不可窮矣。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。後為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。未幾，謝遣門人曰：昔南岳

輪下及始濟江東，法鏡屢明，心絃數應。初瓦官四十人共坐，二十人得法；次年百餘人共坐，二十人得法；又次二百餘人共坐，十人得法。其後徒眾轉多，得法轉少。妨我自行，化道可知。吾聞天台地記，稱有仙宮。若息緣茲嶺，啄峯飲澗，展平生之願。陳太建七年秋，入天台。有一老僧，引之而進曰：師飲造寺，山下有基，捨以仰給。師曰：正如今日，草舍尚難，況辦寺乎？僧曰：今非其時，三國成一。有大勢力人，當起此寺。寺若成，國即清。當呼為國清。有定光禪師，異人也。居山三十載，迹晦道明，易狎難識。有所懸記，多皆顯驗。其夕宿定光草庵。光曰：還憶招手時否？及觀所住之處，宛如昔夢。因煬帝遣使，詔師至石城。乃曰：吾知命在此，不須進前。輟斤絕絃，於今日矣。聽倡無量壽竟，曰：四十八願，莊嚴淨土。華池寶樹，易往無人。火車相見，能改悔者，尚復往生。況戒慧熏修，行道力故，實不唐捐。梵音聲相，實不誑人。智朗請云：不審何位？歿此何生？誰可宗仰？師曰：吾不領眾，必淨六根。為他損己，只是五品位爾。汝問何生者，吾諸師友，侍從觀音，皆來迎我。問誰可宗仰者，豈不聞波羅提木叉，是汝之師。四種三昧，是汝明導。教汝捨重擔，教汝降三毒，教汝治四大，教汝解業縛，教汝破魔軍，教汝調禪味，教汝折慢幢，教汝遠邪濟，教汝出無為阬，教汝離大悲難。唯此大師，可作依止。我與汝等，因法相遇，以法為親。傳習佛燈，是為眷屬。若不爾者，非吾徒也。言訖，如入禪定。(別傳)

廬山遠法師，生于鴈門賈氏。嘗請法道安法師，因聽講般若有契。師與大尹張秘友善，一日謂曰：逆境易打，順境難打。逆我意者，只消一箇忍字，不片時便過。若遇順境，則諸事順適我意，如磁石見鐵，不覺不知合為一處。無情之物尚爾，況全身在塵境中邪？後遊廬阜，以山水清勝，遂安止之。刺史桓伊刱東林以居焉。從爾影不出山幾三十年，唯以淨土克念于勤。初十餘年，澄心系觀，三覩聖相，而師沉厚不言。後二十年，於般若臺從禪定中見彌陀佛身滿

虛空，又聞告言：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，汝後七日當生我國。師始告其徒曰：吾自居此，幸得三覩聖相。今復再見，吾之往生決矣。汝當自勉。(塔銘)

溈山祐禪師，福州人。薙髮後，往天台國清受戒。寒拾預修路，曰：不久有肉身大士來此求戒。師至，二人隱於路傍深草中，待師過，跳出作虎勢，哮吼而接。師罔措。寒云：自靈山別後，五生作人主來，今忘之。後參百丈，一日侍立次，丈云：汝撥爐中有火否？師撥云：無火。百丈躬起深撥，得少火，舉示之。師發悟，禮謝，陳所解。丈曰：此乃暫時岐路。經曰：欲見佛性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既至，如迷忽悟、如忘忽憶，方省己物不從他得。令充典座。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，謂百丈曰：長沙西北絕頂乃奇勝之地，可容千眾。丈曰：老僧去之可乎？頭陀曰：和尚骨人，彼是肉山，非所宜也。丈曰：第一坐可乎？曰：非也。丈曰：典坐可乎？曰：真溈原主人。往彼十餘年，眾方集。師遂往結庵，橡栗為食、猿鳥為侶，影不出山，宴坐終日。如是九年，偶念曰：吾居久矣，竟無人到。本圖利物，獨居何益？欲棄庵而去。至谷口，虎豹虵蟒橫於道路。師曰：吾若於此有緣，汝各散去；不然，從汝啖之。言訖而散。於是復回，有神見曰：此山乃迦葉佛時曾為蘭若，今當復成，常護此山。蓋受佛記爾。明年，大安領眾輔成法社。(寺碑)

淨因臻禪師，生福之古田，得旨訣於浮山遠公。後謁淨因璉公，公命首眾。及璉歸吳，以臻嗣席。　神宗嘗詔至慶壽宮，設高坐，恣人問答，左右上下得未曾有。臻為人純厚，渠渠靖退，似不能言者；及其辯說，縱橫無礙。奉身至約，一布裙二十年不易。魯直太史題其像曰：老虎無齒，臥龍不吟；千林月黑，六合雲陰。遠山作眉紅杏頰，嫁與春風不用媒；老婆三五少年日，也解東塗西抹來。(隱山集)

證悟智法師，台之林氏子。少聰敏，書過目成誦。雖醫方卜筮，亦皆通曉。一日遊講舍，聞說觀經，傾聽良久，歎曰：落日之處，吾有故鄉。今聞此，若得家書。於是祝髮，誓勤祖教。依白蓮僊法師，問具變之道。僊指燈籠曰：離性絕非，本自空寂，理則具矣。六凡四聖，所見不同，變則在焉。智不契。後因掃地誦法華，至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意遂豁然契悟。僊見之曰：且喜大事決了。法華止觀，此為喉襟。汝能省悟，誠造微入妙。自是游心昭曠，多以此示人。每涉五日，始一寢。餘則涵泳道要，惟恐不及。一坐東山二十四年，兩山學徒與之論辯，無敢當者。師嘗患後進囿名，相膠筆錄。或者至以一宗之傳，為文字之學。異宗鄙之，殊不領略。因勉其徒曰：豈不思吾佛云：是真精進。只者一句，便有向上機緣。何不覿面激揚斯事乎？後被命上竺。時丞相秦公問：止觀一法邪？二法邪？師曰：一法也。譬之於水，湛而清者，止也。可鑑鬚髮者，觀也。水則一耳。又猶兵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以眾生重昏巨散之病，用止觀之藥，救其心性，歸為全一之體。俾法界寂然，名止。寂而常照，名觀。若專其所上，則何所觀？如公垂紳正笏，燕坐廟堂，不動干戈，中興海宇，亦若是而已。公喜曰：非師，安知佛法之妙？(塔銘)

東山能行人，教觀明白，以熏修為志。一入懺室，寒暑不變者四十年。由是行人之名，聞于江浙。能未嘗自謂修行者，則曰：智者六時禮佛，四時坐禪，云修行之常儀，況我何有焉？草庵因法師，嘗與同修，接膝而坐。見其端謹，不委不倚。或有疾，唯數日不食，亦不廢禪誦，而疾自愈。能為人剛潔，惡聞名利。凡得施物，即散於眾，毫髮不留。所存者，唯破衲壞絮而已。夏則以篾束之梁棁，冬則取以禦寒。每入山飼虎，虎無害意。或風雨昏夜，宴坐丘冢，身心安靜，無有怖畏。院有山神，靈化一方，常所交接。或香積不給，知事必告於能，能即禱之。來日，施者賓門而至。僧問其故，施者曰：昨夜巡門報云：常住空虛，特奉供爾。(行狀)

汾陽昭禪師，太原人。器識沉窣，少緣飾，有大志。於一切文字，不由師訓，自然通曉。幼孤，厭世出家，參名宿七十餘人，皆妙得其家風。所至少留，不喜觀覽。或譏其不韻，昭歎曰：先德行脚，正以聖心未通；驅馳決擇，豈緣山水之翫乎？後參首山，問：百文卷席，意旨如何？山曰：龍袖拂開全體見。昭曰：師意如何？象王行處絕狐蹤。昭遂大悟，曰：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勞漉始應知。禮拜歸眾。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，問曰：見何道理，便爾自肯？昭曰：正是我放身命處。後長沙太守張公以四名剎請昭擇居，昭曰：我長行粥飯僧，爾傳佛心宗，非細職也。前後八請，堅不答。後以太子院迎之，閉關高臥。石門聰禪師排闥而入，讓之曰：佛法大事，靖退小節。汝有力荷擔大法者，今何時而欲安眠哉？昭矍然起，曰：非公不聞此語。趣辦嚴，吾行矣。既至，宴坐一榻，影不出山者三十年。師以汾州苦寒，欲罷夜參，感異比丘請法。龍德府尹李公以承天迎之，使三返，不赴。使者當受罰，復至，曰：必欲得師俱往，不然有罰。師當念之。昭曰：當先後之，何必俱邪？昭令備饌，且促裝，曰：吾行矣。停箸而化。(僧寶傳)

真人張平叔，雅好清虛。在丹丘之廛，遇頂汝貧子，出龍馬所負之數，遂領厥旨。久之功成，且曰：吾形雖固，而本覺之性，曾未之究。遂探內典，至楞嚴有省。著悟真篇，又作禪宗歌頌。敘中引楞嚴十種仙，壽千萬歲，不修正覺，報盡還生，散入諸趣之語。又曰：為此道者，當心體太虛，內外如一。若立一塵，即成滲漏。此不可言傳之妙。曉得金剛、圓覺二經，則金丹之義自明，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？則知平叔乃求出離生死之法，必歸仗於佛為究竟爾。(群仙珠玉)

真人呂洞賓，河陽滿故人。生於唐天寶間，世為顯官，累舉進士不第。因遊華山，遇鍾離權，乃晉之郎將，避亂學養命法，將度呂公，首以財施之。一日呂侍行，鍾拾一塊石，以藥塗之，即成黃

金。鍾遺之曰：前涂將粥之。呂問曰：此仍壞乎。鍾曰：五百年壞。呂擲之曰：他日誤人去。鍾復試之以色，命呂入山採藥，化一小廬，有美婦懽迎之曰：夫故久矣，今遇君子，願不我棄。婦欲執手而近，呂以手托開云：毋以革囊穢於我矣。言訖，其婦不見，即鍾離也。於是授以金丹之術，及天仙劒法，遂得遊行自在。詩曰：朝遊南越暮蒼梧，袖裏青蛇膽氣麤。三日岳陽人不識，朗吟飛過洞庭湖。謁龍牙和尚，問佛法大意，牙與偈曰：何事朝愁與暮愁，少年不學老還羞，明珠不是驪龍惜，自是時人不解求。因過鄂州黃龍山，見紫氣盤旋，疑有異人所止，遂入。值機禪師上堂，師知有異人潛跡坐下，即厲聲曰：眾有竊法者。呂毅然問曰：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鐺內煑山州，且道此旨如何？師曰：守屍鬼。呂曰：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何？師曰：饒經八萬劫，終是落空亡。呂不憤而去。至夜，飛劒脅之，師已前知，以法衣蒙頭，坐于方丈，劒遶數帀，師以手指之，劒即墮地。呂謝罪，師因詰曰：半升鐺內即不問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呂於言下有省，乃述偈曰：拗却瓢兒碎却琴，如今不戀水中金，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從前錯用心。(仙苑遺事)

給事馮楫居士，少游上庠。一日，公試以生者德之光論，中魁選。其文用圓覺經意發明之。雖在仕涂，不忘佛學，徧參名宿。居龍門，從佛眼經行次，偶童子趨庭吟曰：萬象之中獨露身。佛眼拊公背曰：好聲。公於是契入。後帥瀘南，嘗宴坐，有公事之餘喜坐禪，少曾將脅到牀眠之句。尤篤意淨業，所至作繫念勝會，勸發道俗。兵興來，教藏煨燼，不自厚養。所得俸給，專施藏經。有偈略曰：我賦躭痂癖，有財貯空虛。不作子孫計，不為車馬逋。不充玩好用，不買聲色娛。置錐無南畝，片瓦無屋廬。所得月俸給，唯將贖梵書。庶使披閱者，咸得入無餘。古佛為半偈，尚乃捨全軀。是以不惜財，開示諸迷徒。借問惜財人，終日較錙銖。無常忽到地，寧免生死無。紹興二十三年，公帥長沙。俄報親知，期以七月三日

報終。至日，令後廳設高坐，見客如平時。降階望　闕肅拜，請漕使攝郡事。著僧衣履，踞高坐。囑諸官史及道俗，各宜進道，扶護教門。遂拈拄杖，按膝而化。(滿大聘誌)

趙清獻公，年四十餘，去聲色，系心祖道。會佛慧泉禪師來居衢之南禪，公日親之，泉未嘗容錯一詞。後典青州，政事之餘，多務禪宴。忽大雷震驚，豁然有契。頌曰：默坐公堂虛隱几，心源不動湛如水。一聲霹靂頂門開，喚起從前自家底。泉聞之曰：趙悅道撞彩爾。(梅溪集)

仰山寂禪師，韶州葉氏子。薙髮後，夢獲一大珠，光彩射人。覺曰：此是無上心寶，我得之當明心地。即遊方謁兢源，已契玄旨。後參溈山，遂升堂奧。寂問：如何是真佛住處？溈曰：以思無思之妙，返思靈燄之無窮。思盡還源，性相常住。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寂言下頓悟。暨受密印，領眾住王莽山，化緣未契。至袁州訪仰山，沿流而上。有二神迎問曰：深山絕險，師自何來？師曰：吾欲尋一庵地。神曰：弟子福慶相遇，願施此山與師居止。師曰：君既施我，須具廣大心。不見僧過，則吾受君施矣。神曰：諾。神遂指集雲峰下曰：莫吉於此。師乃結茅而居，木食澗飲，危坐終日。未幾，二神見曰：徒眾將盛，弟子住處不便，當易之。至夜，風雷暴作。移廟于堵田三十里，古塼神像巨松皆往。乃會昌三年夏四月也。感異僧乘空而至曰：特來東土禮文殊，今日却遇小釋迦。自是溈仰宗風大振於世。師將順寂，神求緒言。師曰：吾幻泡之身，隨緣興謝。來時無物，去更何求？神曰：諸佛滅時，天龍請囑，願毋違我。師以得法之師溈山祐禪師正月八日忌齋為囑。殆今民人莫敢違。(寺記)

道法師，西京順昌人。宣和詔改德士。師與林靈素抗辯邪正，憩于朝廷，忤旨，流道州。監防卒曰：此去萬里，宜茹葷酒，以助色力。師曰：死乃天命，佛禁不可犯。卒乃敬服。師未氐竄所前一

日，郡守夜夢佛像荷枷入城，僚屬亦有同夢者。翌早師至，大守語人曰：被罪之僧，必異人也。未逾月，郡人患疾者太半。師鑿池祝水，飲者咸愈。於是一方尊事，不啻父師。尋令逐便，道由長沙，邂逅寂音。音以詩遺曰：道公膽大過身軀，敢逆龍鱗上諫書。只欲袒肩擔佛法，故甘引頸受誅鋤。三年竄逐心無愧，萬里歸來皃不枯。他日教門綱紀者，近聞靴笏趁朝趨。時公卿大夫謂師有文武才略，請加冠冤，補官序，分領兵權，恢復故疆。師力辭。朝賢知志不可奪，奏請賜寶覺圓通法濟之號。紹興改元，宣入。　上曰：先帝為妖術所惑，廢卿形服。朕與卿去其黯涅，可乎？師曰：臣雖感　聖恩，　先皇墨寶，不忍毀除。　上曰：者僧到老倔強，許自便。紹興三年，師與道士劉若謙詣朝廷，正祈禱道場所班次。其[筍-禾+金]略曰：緣崇寧間，林靈素等叨冒資品，紊亂朝綱，由是道壓佛班。自建炎之來，所有道士官資，已行追毀。既無官蔭，當遵　祖宗舊制。伏望朝廷明降指揮，特賜改正，頒行天下，以正風俗。時國政多故，仍寢其說。至十三年，再行整會，僧左道右，永為定制。後因旱魃為虐，奉　旨宣入祈禱。師即登坐聲祝，且乞四金鉼，各置鮮鯽魚，噀水密祝。即遣四急足，放諸江沼。急足未回，雨已霈然，　天顏大悅。(塔銘)

晦庵光禪師，閩之長樂人。出嶺謁圓悟、佛心諸名宿，會大慧寓廣因，光往從之。光一日侍行，問曰：某到者裏不能得徹，病在甚處？慧曰：汝病最癖，世醫拱手。何也？別人死了活不得，汝今活了未曾死。要到大安樂田地，須是死一回始得。光益疑之，入室問曰：喫粥了也？洗鉢盂了也？去却藥忌，道將一句來。光曰：裂破。慧震威喝云：爾又來說禪。光大悟。慧橛鼓告眾曰：兔毛拈得笑咍咍，一擊萬重關鑰開；慶快平生在今日，孰云千里賺吾來？光以頌呈曰：一拶當機怒雷吼，驚起須彌藏北斗；洪波浩渺浪滔天，拈得鼻孔失却口。(語錄等)

沙門波若，高麗人。開皇間，詣佛隴求智者禪法。未幾，即有所證。智者謂曰：汝於此有緣，宜須閑居靜處，成辦妙行。今天台華頂，去寺六七里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。汝可往彼學道進行，必有深益，勿慮衣食。波若遵訓往彼，曉夜行道，不曾睡臥，影不出山，十有六年。一日，忽下山告諸友曰：波若知命將盡，特出山與大眾別爾。即回華頂而卒。(天台石刻)

正言陳了翁，南劍州人，妙年登上第。性閑雅，與物無競。見人之短，未嘗面折，但微示意警之而已。公初尚雜華，頗有所詣。及會明智法師扣天台宗旨，明智示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，以性奪修，成無作行，忽有契悟。晚年謫居海上，未嘗有不滿意，唯剋念西歸。嘗作延慶淨土院記，其略曰：如來之敘九品，以至誠為上上；智者之造十論，破疑心之具縛。縛解情忘，識散智見，則彌陀淨境，不假他求。若臨明鏡，自見面像。又曰：譬如清淨滿月，影見諸水，月體無二，攝流散而等所歸，會十方而總于一。亦如十鏡環繞，中然一燈，燈體交參，東西莫辨。而方有定位，西不自西，各隨相融，境將誰執？安以在廛執方之見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？因法師曰：了翁言淨土，可謂深賾佛祖之壺奧矣。(草庵錄)

石壁寺去杭越二十里，走龍山而西，窅然入幽谷，有溪流巖石之美。雖其氣象清淑，而世未始知之。自紹大德、靖法師居之，而其名方播，亦地以人而著也。靖、紹皆錢塘人，同依壽禪師出家，通練律部。時韶國師其道大振，靖、紹往從之。國師見且器之，即使往學三觀法於螺溪寂法師。於是偕往事寂，講求大義。居未幾，所學已就，靖、紹復回石壁，以會講眾。前後五十年，守其山林之操，未始苟游鄉墅閭里。處身修潔，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。明教曰：出家於壽公，學法於寂公，見知於韶公，三皆奇節異行，不測人也。天下豈可多得？二師皆遇而親炙之。假令得一見，已自甚善，況因人而得法，二師之美多矣。(塔表)

海月辯都師，雲間人。生有異，父母令入普照出家，得法明智。智老，命代講八年，遂領寺事。翰林沈時卿，以威猛治杭，僧徒見者多懼，師獨從容如平日。公異之，俾涖僧職，遷至都僧正。時東坡作倅，喜其道行高峻，發言璀璨，嘗序之曰：錢塘佛僧之盛，蓋甲天下。道德才智之士，與夫妄庸巧偽之人，雜處其間，號為難齊。故僧職正副之外，別補都僧正一員。簿帳案牒，奔走將迎之勞，專責副正已下。而都師總領要略，實以行解表眾而已。師容止端靖，不畜長物。有盜夜入其室，脫衣與之，使從支徑遁去。居無何，勘於酬酢，歸隱草堂，但六身隨身而已。將順寂，先遺言：須東坡至，方可闔棺。四日，東坡始氐山中，見其端坐如生，頂尚溫。遂作三絕哭之云：欲尋遺跡強沾裳，本自無生可得亡。今夜生公講堂月，滿庭依舊冷如霜。生死猶如臂屈伸，情鍾我輩一酸辛。樂天不是蓬萊客，憑仗西方作主人。欲訪浮雲起滅因，無緣却見夢中身。安心好住王文度，此理何須更問人。(塔銘)

高麗僧統義天，棄王位出家，問法中國。首至四明，郡將命延慶、明智、三學、法隣二師為館伴。至杭州，謁照律師，願從律學。照為說戒法，令習儀範。授以三衣、盂鉢、錫杖，仍有偈曰：為汝裁成應法衣，更將盂錫助威儀。君看宿覺歌中道，不是標形虛事持。朝廷復詔楊次公館伴，所經諸剎，迎餞如王臣禮。至金山，獨佛印牀坐，納其大展。次公驚問其故，印曰：義天亦一異國僧爾，眾姓出家，同名釋子，安問貴種？若屈道隨俗，先失一隻眼，何以示華夏師法乎？朝廷以元為知大體。(僧傳等)

天竺悟法師，錢塘人。每誦呪時，身出舍利，所供像亦如之。天聖三年，慈雲欲以智者教觀，求入大藏。文穆王公擬達天聽，悟曰：此非常之事，小子將助之。乃繪千手像，誦大悲密語，誓曰：事果遂，當焚此軀。未幾，公薨。悟益加精勵，晝夜不廢。越歲，乃克如志。悟遂答前誓，新盡屍在，袈裟覆體，儼然如生。眾咸異之。

慈雲再積香木焚，乃方壞舍利無數。三歲之後，信者尚獲。慈雲作讚刻石曰：悟也吾徒，荷法捐軀。其燄赫赫，其樂愉愉。逮火將滅，儼如跏趺。逮骨後碎，瑩若圓珠。信古應有，今也則無。芳年三十，真哉丈夫。(金園)

晦堂心禪師，初承南禪師遺命，領住山緣十有三白，於法席正盛時，毅然謝事。居西園，以晦命其堂，且曰：吾所辭者世務爾，今欲專行佛法。於是牓其門曰：告諸禪學，要窮此道，切須自看，無人替代。時中或是看得因緣，自有歡喜入處，却來入室吐露，待為品評是非深淺。如未發明，但且歇去，道自見前，苦苦馳求，轉增迷悶。此是離言之道，要在自肯，不由他悟。如此發明，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。若見得離言之道，即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，更無別法。若不見離言之道，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為所得，只恐誤認門庭，目前光影自不覺知，方成剩法。到頭只是自謾，枉費心力。宜乎晝夜剋己精誠，行住觀察，微細審思，別無用心，自然有箇入路，非是朝夕學成事業。若也不能如是參詳，不如看經禮拜，度此殘生，亦自勝如亂生謗法。若送老之時，敢保成箇無事人，更無他累。其餘入室，今去朔望兩度，却請訪及。(汀江)

孝宗皇帝詔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。　上曰：三教聖人，本同者箇道理。印奏曰：譬如虛空，東西南北，初無二也。　上曰：但聖人所立，門戶各別爾。孔子以中庸設教。印曰：非中庸之教，何以安立世間？故華嚴云：不壞世間相，而成出世間法。法華云：治世語言，資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　上曰：今之士夫，學孔氏者，多只攻文字，不見夫子之道，不識夫子之心。唯釋迦老子，不以文字教人，但直指心源，開示眾生，各令悟入，此為殊勝。印曰：非獨今之學者，不見夫子之道。當時十哲，如顏子號為具體，盡其平生力量，只道得箇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如有所立卓爾，竟捉摸未著。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，與諸弟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

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以此而觀，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，而諸弟子自蹉過也。昔張商英丞相云：唯吾學佛，然後能知儒。　上曰：朕意亦謂如此。　上又問曰：莊老何如人？印云：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。蓋小乘厭身如桎梏，棄智如雜毒，化火焚身，入無為界。正如莊子所謂：形固可使槁木，心固可如死灰。於是稱旨。(奏對錄)

可久高僧，錢塘人，徧游講肆，深得天台旨趣。後居祥符，喜為古律，造於平恢清苦，東坡以詩老呼之。坡因元宵同僚屬觀燈，坡獨往謁之，見其寂然宴坐，作絕句云：門前歌鼓鬧紛崩，一室蕭然冷欲冰；不把琉璃閑照物，始知無盡本非燈。久律己甚嚴，長坐一食，四威儀中，法眼未嘗去體。儉約自持，一布衲終身不易，或絕粮辟穀，宴坐而已。晚居西湖之濵，脩然一榻，不留餘物，牕外唯紅蕉數本、翠竹數百竿，自號蕭蕭堂。將卒，語人曰：吾死，蕉竹亦死。後如其言。(怡雲集)

楊次公云：大願聖人，從淨土來，來實無來。深心凡夫，從淨土去，去實無去。彼不來此，此不往彼，而其聖凡會遇，兩得交際。彌陀光明，如大圓月，徧照法界。念佛眾生，攝取不捨。諸佛心內眾生，塵塵極樂。眾生心中淨土，念念彌陀。若能發心，念彼佛號，即得往生。河沙諸佛，有同舌之讚。十方菩薩，有同往之心。佛言不信，何言可信。不生淨土，何土可生。自棄己靈，是誰之咎。公臨終時，見金臺從空而至，即說偈而逝。偈曰：生亦無可戀，死亦無可捨。太虛空中，之乎者也。將錯就錯，西方極樂。(輔道集等)

玄沙備禪師，福州人，姓謝。少漁於南臺江上，忽棄舟從釋，芒鞋布衲，食才接氣，宴坐終日。雪峯呼為：備頭陀，再來人也。何不偏參去？備曰：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峯然之。備縛屋玄

沙，眾相尋而至，遂成叢林。說法與契經合，諸方有要義未明者，皆從決之。示眾曰：佛道閑曠，無有途程。不在三際，豈有昇沉？建立乖張，不屬造作。動即涉塵勞之境，靜即沉昏醉之鄉。動靜雙泯，即落空亡；動靜雙收，即漫汗佛性。何必對其塵境，如枯木寒灰？但臨機應用，不失其宜。如鏡照像，不亂光輝；如鳥飛空，不雜空色。所以道：十方無影像，三界絕行蹤。不墮往來機，不住中間相。譬由壯士展臂，不由他力；師子遊行，豈求伴侶？九霄絕翳，何用穿通？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到者裏，體寂寂，常皎皎，赤赫爍，無邊表。圓覺光中不動搖，吞爍乾坤迥然照。（傳燈）

文潞公居洛陽，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。一日像忽朽墮，公見之略不加敬，但瞪視而出。傍有僧曰：何不作禮？公曰：像既壞，吾將何禮？僧曰：先聖道：譬如官路土，私人掘為像。智者知路土，凡愚謂像生。後時官欲行，還將像填路。像本不生滅，路亦無新故。公聞之有省，由是慕道甚力。年九十餘，晨香夜坐未嘗少廢。每日願曰：願我常精進，勤修一切善。願我了心宗，廣度諸含識。（梅溪雜錄）

普首坐，自號性空，得旨於死心。久居華亭，好吹鐵笛，放曠自樂，人莫測之。喜為偈句，開導於世。偈曰：學道猶如守禁城，晝防六賊夜醒醒。將軍主將能行令，不動干戈致太平。又曰：不耕而食不蠶衣，物外清閑過聖時。未透祖師關棙子，也須存意著便宜。一日，告眾曰：坐脫立亡，不如水葬。一省柴燒，二免開壙。撒手便行，不妨快暢。誰是知音？舡子和尚。高風難繼百千年，一曲漁歌少人唱。遂向青龍江上，乘木盆，張布帆，泛遠而沒。（普燈）

愚法師，嘉禾人。棄儒從釋，精苦自勵，凡三十年，加功進行，未嘗一日輟廢。嘗與道潛、則章二師為友。潛能詩近名，而章與師韜光鏟彩，不求人知，唯務己行，而章先卒。及愚將順世，告眾曰：吾夢神人告云：汝同學僧則章，得普賢願行三昧，已生淨土。彼待

汝久，曷可遲留？於是淨土聖相及諸花樂，悉見在前。愚即說偈而逝。偈曰：空裏千花羅網，夢中七寶蓮池；踏得西歸路穩，更無一點狐疑。(行業記)

東坡曰：已飢方食，未飽先止。散步逍遙，務令腹空。當腹空時，即入靜室，端坐默念，數出入息。從一數至十，從十數至百。數至數百，此身兀然，此心寂然，與虛空等，不煩禁制。如是久之，一息自住，不出不入。時覺此息，從毛竅中，八萬四千，雲烝霧起。無始已來，諸病自除，諸障消滅，自然明悟。譬如盲人，忽然有眼，爾時不用尋人指路也。(大全)

靈芝照律師，錢塘人。幼有夙成，年十八以通經得度。在沙彌中，已為眾講解習毗尼，每悵然興恨，無所師承。時處謙法師深得天台之道，師見之曰：真吾師矣。請居坐下，風雨寒暑，日行數里。謙每講，必待師至。或少後，眾以過時為請，謙必曰：聽講人未至。其愛之若此。師欲棄所習而從之，謙曰：近世律教中微，汝他日必為宗匠，當明法華以弘四分，吾道不在茲乎？師乃博究群宗，以律為本，非苟言之，實允蹈之。嘗依南山，六時致禮，晝夜行道，持盂乞食。衣唯大布，食不過中，一鉢三衣，囊無長物。凡有祈禱，誠達穹昊。祈蝗而蝗出境，祈雨而雨成霖。述古龐公命師禱雨，懺未絕口，震雷大霆。公曰：吾家數世不事佛矣，今遇吾師，不得不歸向也。太師史越王題其碑陰曰：儒以儒縛，律以律縛，學者之大病。唯師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具足無玷，而每蟬蛻於定慧之表，毗尼藏中真法主子。故能奮數百歲後，直與南山比肩，功實倍之。嚮使師身不披緇，必為儒宗特立超詣。惜哉！師沒後二十六年，遺馨不泯。朝廷錫號大智律師，塔曰戒光。以賜謚之寵，不及載劉公之文，因書于後。(塔銘)

大慧禪師謁湛堂準和尚，指以入道捷徑，慧橫機無讓。準訶之曰：汝不悟者，病在意識領會，是為所知障矣。時逸士李商老參道於

準，適有言曰：道須神悟，妙在心空。體之不假於聰明，得之頓超於聞見。李擊節曰：何必讀四庫書，然後為學哉？以故結為方外友。準示寂，慧謁丞相無盡居士，請準塔銘。公雅以禪學自許，非具大知見，無敢登其門。慧承顏接詞，綽有餘裕。公稱之曰：子禪逸格矣。慧曰：奈自未肯邪？公曰：若爾，見川勤可也。於是謁圓悟京之天寧，因陞坐次，舉僧問雲門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門云：東山水上行。若有人問天寧，即向他道：熏鳳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慧忽然前後際斷，雖然動相不生，却在淨顆顆處。每入室，悟曰：也不易，爾得到者箇田地，可惜死了不能得活。不疑語句，是為大病。不見道：懸崖撒手，自肯承當；末後再蘇，欺君不得。須信有者箇道理始得。悟室中嘗問：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，開口便道不是。慧一日同客藥石，把筯在手，忘了喫食。悟笑謂客曰：者漢參得黃楊木禪也。慧憤然問曰：和尚嘗問五祖和尚：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。祖如何答？悟曰：描也描不成，畫也畫不就。又問：樹倒藤枯，句歸何處？祖曰：相隨來也。慧抗聲曰：我會也。從是豁然，無有凝碍。未幾，取道江西，邂逅待制韓子蒼，劇談儒釋，深嘆服之。館于書齋半年，晨興相揖外，非時不許講。行不讓先後，坐不問賓主。相忘爾汝，傾倒緒餘，無日無法喜樂也。後以丞相張魏公挽住徑山，天下衲子靡然景從。眾將二萬，指慧不不，繩以清規，容其自律。每有禪者徵詰要義，或氣論不合，諍於大慧之前。慧不決巨細，例送堂司趁出。時維那紹真，蜀之義士。大慧凡有令下，寢而不行，甚則令遊山。後聞于慧，慧大稱之曰：非妙喜龍象窟中，安得有此悅眾？瑩仲溫曰：蓋師倜儻好義，趣識高明。性雖急，量實寬；雖怒罵，中實慈。眾中有不徇律者，一時據令而行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意。師所以稱之者，深有旨矣。後人可不為鑑？

(正、續傳)

冶父川禪師，蘇之弓級也。以宿種故，喜聽禪法。常參景德謙禪師，謙示以趙州狗子無佛性因緣，早夜參究，從爾廢職。尉怒笞

之，忽於杖下大悟玄要。謙為改名曰：汝舊呼狄三，爾名道川。此去能豎起脊梁，益加奮勵，則其道如川之增。苟其放怠，無足言矣。川佩服其訓，志願弗移。嘗頌金剛經，今行於世，開法冶父。冬至示眾曰：羣陰銷盡一陽生，草木園林盡發萌。唯有衲僧無底鉢，依前盛飯又盛羹。(舟峯集)

德山密禪師會下，有一禪者，用工甚銳，看狗子無佛性話，久無所入。一日，忽見狗頭如日輪之大，張口欲食之。禪者畏，避席而走。鄰人問其故，禪者具陳，遂白德山。山曰：不必怖矣，但痛加精彩，待渠開口，撞入裏許便了。禪者依教，坐至中夜，狗復見前禪者，以頭極力一撞，則在函櫃中，於是爚然契悟。後出世文殊，道法大振，即真禪師也。(梅溪筆錄)

神照如法師問法智尊者曰：如何是經王？尊者曰：汝為我主三年庫事，却向汝道。如敬承其命。三年畢，如再請曰：今當說矣。尊者大喚本如一聲，忽然契悟。頌曰：處處逢歸路，頭頭是故鄉。本來成見事，何必待思量。(教行錄)

楮庵嚴法師，試經得度，依東山神照。照器之曰：吾宗得人，益不墜矣。擢居上首。師不特以講說為尚，凡出處語默，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。時法真問止觀不思議境，師曰：萬法唯一心，心外無別法。心法不可得，是名妙三千。未幾，法真移東掖。及謝事，命師繼踵。師曰：昔智者年未五十，已散徒眾四明。年至四十，長坐不臥。吾老矣，又何人，詎暇住山乎？竟不受。隱居靈鷲之東峯，有楮木一本，結庵於傍，名曰楮庵。其文曰：予年六十，歸卜草庵。庵成，養病其中，且不以矯激流俗為意。庵之左有楮一樹，因名焉。夫楮，非名果珍也。比之于梨栗，豈無愧色？然梨以爽故致刻，栗以甘故見啖。儻使梨栗有識性，而自求於無用之地，且不可得。彼楮者，與柽為類，雖香而澁。強啖之，香不可使腹實，澁不可使口爽。縱三尺豎子，亦希採焉。磊磊在枝，有自得之狀，是可

佳爾。於戲！人以智故勞其骨，樝以澁故安其身。智乎？澁乎？何者為真？予之不智，得與樝鄰。師奉身之具，止一小鉢。晨晝之飡，唯三白。如是獨居二十年，閉門宴坐，世不可親。毗尼條章，輕重等護。便用之物，細至於屐屩，悉有潔觸。寂寥自得，專以安養為所期。一夕，夢池中生大蓮華，天樂四列。師曰：此吾淨土相也。七日果逝。(行業等記)

昔有一尊宿，以道學為宗教所重，晚年被　旨住山，雅為　聖君賞遇。臨終，　上震悼，詔令宣葬。侍臣奏曰：此僧衣鉢太富，見訟有司。　上不悅，眷禮遂衰。少雲曰：惜哉！世利能蔽名喪德，今豐儲厚斂者，烏可不戒？(少雲雜編)

古德浴室示眾，偈曰：從本腥臊假合成，皮毛津膩逐時生，直饒傾海終朝洗，洗到驢年不解清。身惹塵埃沽尚淺，心隨欲境染尤深，堪憐舉世忘源者，只洗皮膚不洗心。滿斛盛湯大杓澆，檀那更望利相饒，後生若不知來處，福似須彌立見銷。(湖心石刻)

分庵主為道猛裂，無食息暇，一日倚石闌看狗子話，雨來不覺，良久衣濕，知是雨爾。後因行江干，聞階司喝侍郎來，忽然大悟，偈云：幾年箇事挂胷懷，問盡諸方眼不開；肝膽此時俱裂破，一聲江上侍郎來。從是不規所寓，庵居劒門，化被嶺表。偈語走筆而成，自題像曰：面目兜搜，語言薄惡；癡癡酣酣，磊磊落落。罵風罵雨當慈悲，是聖是凡難摸索；每日橋頭橋尾等箇人，世無王良伯樂一生空過却。(隱山)

靈源清禪師，南州武寧人。風神瑩徹，好學不倦。黃太史曰：清兄好學，若飢渴者之嗜飲食。依晦堂，晝夜參決，至忘寢饍。一日，晦堂與客語話次，清侍立。客去久之，清只在舊處立。堂呼之曰：清兄死了也。於是有省。清與佛鑑書曰：某兩處住持，凡接東山師兄書，未嘗有一句言及世諦。其叮嚀委囑，在忘軀弘示此道而已。

到黃龍，得書云：今年諸莊皆旱損，我總不憂，只憂禪家無眼。一夏百餘人入室，舉箇趙州狗子話，無一人透得，此為可憂。至哉斯言！與憂院門不辦，怕官人嫌責；慮聲名不揚，恐徒屬不盛者，實相遠矣。(汀江筆語等)

佛燈珣禪師，雪川人。久依佛鑑和尚，隨眾咨請，邈無所入。俄歎曰：此生若不徹證，誓不展被。於是四十九日，只靠露柱立地，如喪考妣相似。偶佛鑑上堂曰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珣即頓悟，往見佛鑑。鑑曰：可惜一顆明珠，被者風顛漢拾得。圓悟聞得，疑其未然，乃曰：我須勘過始得。悟令人召至，因遊山，偶到一水潭，悟推入水，遽問曰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珣狼忙應曰：潭深魚聚。又問：見後如何？樹高招風。又問：見與未見時如何？曰：伸脚在縮脚裏。悟大稱之。(舟峯語錄等)

秀州暹禪師，方五歲，秀氣藹然。母異之，令往資聖出家，徧歷禪會乃還。而秀郡未有禪居，待來者亦有所闕，師乃一更其院，如十方禪規主之。時吳中僧坐法失序，輒以勢高下，不復以戒德論。師慨然嘗以書求理於官，得正其事。師語明教嵩曰：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，德行復不足觀，以媿於先聖人。苟忍視其亂法，是益媿也。明教曰：不必謙也。宗門道妙罕至，十二頭陀出世至行也，吾徒之所難能；為法而奮不顧身，亦人之難能。師皆得而行之，又何愧乎？(影堂記)

圓照本禪師，常州人。天質粹美，不事緣飾。依天衣懷和尚，弊衣垢面，探井臼，典炊爨。晝則驅馳僧事，夜則坐禪達旦。精勤苦到，略不少怠。或謂之曰：頭陀苟眾良勞。本曰：若捨一法，不名滿足菩提。決欲此生身證，敢言勞乎？瑞光虛席，命師主之。既至，擊皷集眾。皷忽墮地，圓轉震響。有僧呼之曰：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。俄失僧所在。從是法席大盛，後以諸剎爭迎之。晚主淨慈，與靈芝照律師友善。照授師法衣，師終身陞坐，必為衣之。東

都曦法師，定中見淨土蓮華，大書金字云：杭州永明寺比丘宗本坐。曦異其事，特往瞻禮而問曰：師是別傳之宗，何得淨土有位邪？曰：雖在禪門，常以淨土兼修爾。(行業等記)

仰山圓禪師，吁江人。稟戒後，為道勇決。聞妙喜居梅陽，往依之。服勤炊爨，精苦自勵。妙喜見其器識精敏，嘗異之。因小參，聞舉修山主：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會。聖人若會，即是凡夫；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。忽然有契。後主衢之祥符，遷袁之仰山。視事閱七日，講禪門告香之禮。首坐領眾羅拜，咨以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伏望慈悲，開示因緣。圓徐曰：若欲究明生死事，直須於行住坐臥處，覷看生從何來？死從何處？畢竟生死作何面目？良久，不起于坐，泊然蟬蛻。(行狀)

大慧曰：近代主法者，莫若真如喆；善輔叢林者，莫若楊岐會。慈明真率，作事忽略，殊無避忌。楊岐忘身事之，惟恐不周，惟慮不辦，雖衝寒冒暑，未嘗急己惰容。自南源終于興化，三十年總柄綱律，盡慈明一世而後已。真如者，始自束包行脚，逮于應世領徒，為法忘軀，不啻飢渴。造次顛沛，無遽色，無疾言，一室翛然，安靜自怡。嘗曰：衲子內無高明遠見，外乏嚴師良友，鮮克有成器者。嗟于二老，實千載後昆之美範也。(與西善書)

石牕恭禪師，道行孤峻，才刃有餘。久依天童宏智禪師，細大職務，靡不歷試。一日歸省母，母曰：汝行脚本為了死生、度父母，而長為人主事，苟不明因果，將累我於地下。恭曰：某於常住，毫髮不欺，雖一炬之燈，亦分彼此之用，無足慮我。母曰：然，過水得不脚濕。(怡雲錄)

泰華可夷也，飲食可無也，而孝不可忘也。故大孝同天地竝日月，而健行不息。大戒曰：孝順父母師僧。孝名為戒，則孝可忘乎？吾儕祝髮預三寶數者，無問貧富貴賤，唯尚以道，唯尚以孝。間有父

母無親屬共億者，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。若不躬父母之養者，非吾釋之子也。(叢林分論)

牧庵朋法師，婺之金華人。見車溪卿公，發明大事，累尸大剎，學徒奔萃，惟恐其後。師臨講，不預看讀疏文，俾侍者簽出起止，以樂說辯，流瀉不竭。嘗謂眾曰：自領徒已來，七番講摩訶止觀，於正修中，未嘗舉口道著一字。又曰：我於大部中，欲作箇小難，如片紙大，亦作不成。所謂文字性離，皆解脫也。晚主明之延慶，一日登坐，講調御丈夫次，忽數士夫至，聽師舉唱。師曰：若在儒教，論丈夫事，如忠臣不畏死，勇士不顧生，故能立天下之大事，成億代之顯名，乃至不為名利聲色所惑溺者，皆名丈夫。若在吾教，則以一心三觀為舟航，六時五悔為櫓棹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，是名大丈夫爾。士夫嘆美而去。(行業)

無畏久法師，餘姚人。依慧覺璧公得旨，後徧歷禪會。嘗入徑山佛日之室，佛日夜坐，必召師至，命說天台旨趣及楞嚴大意，深遇之。出世清修，學者雲集。師患後生單寮縱恣，闢屋為眾堂，淨几明牕，蒲褥禪板，洒然有古叢社之風。講次，見學者膠文相皷異說，歎曰：天台之道，由四明而興，亦由四明而廢。非聖人復生，孰能扶持哉？識者謂師知言。師天資慧利，辯說如流，舉止委蛇，與物無忤。終身與之游處者，未嘗見有喜慍之色。日課七經，夜則宴坐，率以為常。創無畏庵歸老焉。(塔銘)

紹興癸亥冬，大慧禪師蒙恩北還。時育王虛席，宏智和尚舉大慧主之。宏智前知其來多，眾必匱食。智預告知事曰：汝急為我多辦歲計，應香積合用者，悉倍置之。知事如所誡。明年，大慧果至，眾盈萬餘指。未幾，香積告匱，眾皆皇皇，大慧莫能錯。宏智遂以所積之物，盡發助之，由是一眾咸受其濟。慧詣謝曰：非古佛安能有此力量？慧一日執智手曰：吾二人偕老矣，爾唱我和，我唱爾和。

一旦有先溘然者，則存者為主其事。越歲，宏智告寂，大慧竟為主喪，不逾盟也。(雪牕雜記)

圓覺慈法師，解行兼備，學者宗之。東掖虛席，能、文二師然指，請師主之。慈至，法席鼎盛。盛暑講罷，歸方丈偃息。而文適至，謂師曰：東掖道場，世世皆有道者主之。講罷不在懺室，即在禪堂，未有偃臥自恣者也。慈聞曰：敢不敬命。自後祁寒溽暑，殊不少怠。(草庵錄)

南岳讓和尚參六祖，有般若多羅讖云：汝一枝佛法從汝邊去，向後出一馬駒，蹋殺天下人在。即馬祖是也。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，世人謂之觀音應化。凡住持皆王臣供給，有院主二十年管執，常住不置文曆。一日有司磨勘，囚禁在獄，乃自惟曰：我此和尚不知是凡是聖，二十年佐助伊，今日得此苦毒之報。馬祖於寺中覺知，令侍者裝香，端然入定。院主於獄中忽爾心開，二十年用過錢物一時記得，令書司口授筆寫，計筭無遺。(通明集)

雪堂行和尚云：高庵為人端勁，動靜有法。處己雖儉，與人甚豐。聞人有疾，如出諸己。至於蒼頭廝役，躬往候問，聽其所須。及死，不問囊篋有無，盡禮津送。其深慈愛物，真末世之良軌。(怡雲錄)

黃太史與胡少汲書曰：公學道頗得力治病之方，當深求禪悅，照破生死之根，則喜怒憂患無處安脚。疾既無根，枝葉無能為害。投子聰、海會演皆道行高重，不愧古人。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，只增長知見，何益於己事？(梅溪集)

簡堂機禪師，台之仙居楊氏子。風姿挺異，才壓儒林。年二十五，棄妻孥學出世法。晚見此庵元禪師，密有契證。出應莞山，刀耕火種，單丁者一十七年。偈云：地爐無火客囊空，雪似楊花落歲窮；

拾得斷麻穿壞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每謂人曰：某猶未穩在，豈以住山落吾事邪？而念道不減在眾之日，晝夜參究，殊不少廢。一日，偶看斫樹倒地，忽然大悟，平昔硋膺之物泮然氷釋。未幾，有江州圓通之命，師曰：吾道將行。即欣然曳杖而去，登坐說法云：圓通不開生藥鋪，單單只賣死貓頭；不知那箇無思箄，喫著通身冷汗流。(大同拾遺)

隱山與靈空書曰：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，後世紛紛者自卑賤之，三三兩兩出沒於泉石間，其氣象與天台巖洞無異，頻頻傴僂王公之前，得不為識者掩口？年來糞火煨芋，不起謝恩之風，固不復見覓一人，如政黃牛志庵主，大似掘地覓天。

紹興十三年，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，乞住賣度牒。朝廷依。至三十二年，侍郎吳子才上表陳請，仍許頒賣。尋被論，以為佞佛邀福。罷歸巖谷，宴坐一榻，味經禪以自飫，弄雲泉以自娛。仍製一棺，夜則偃臥其中。才至分夜，令二三童子擊棺而呼曰：吳子才，歸去來，三界無安不可住，西方淨土有蓮胎。吳聞，即起禪誦。如是精進者數年。及終，命家人曰：汝聞乎？家人曰：不聞。吳曰：汝當斂念而聽。悉聞空中隱然有天樂之音。吳曰：清淨界中，失念來此。金臺既至，則予行矣。言訖而逝。(雪牕記)

寂室光禪師住靈隱日，兄往訪之，茶湯而退。兄意不悅，知事延至庫堂，備食待之。光聞曰：無故受食，他日累我在。令兄填還而去。(汀江筆語)

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，法席嚴肅，不事堂廚，唯安禪以當佳供，夜參以當藥石。其間衲子有不任者，無示告卓曰：人以食為先，若是則眾將安乎？卓愠之曰：表率安可為此？無示云：某不爭堂廚，教誰爭邪？(慈航小參)

孝宗賜佛照禪師手詔曰：禪師所奏菩薩十地，乃是修行漸次，從凡入聖，夫復何疑？方知脚踏實處，十二時中曾無間斷，以至圓熟，雜染純淨，俱成障礙，作止任滅。脫此禪病，當如禪師之言，常揮劒刃，卓起脊梁，發心精進，猶恐退墮。每思到此，兢兢業業，未嘗敢忽。今俗人乃以禪為虛空，以語為戲論，其不知道也如此。茲事至大，豈在筆下可窮？聊敘所得爾。

慈航朴禪師，福州人。生于世家，忽厭浮幻，脫身從釋。師納戒時，身心輕安，如在空際。戒師曰：子真得上品妙戒矣。由是終身持戒嚴甚。主天童二十年，未有一日輒背眾食，雖病不違。奉己甚約，待眾至豐。有小師知庫畢，歸拜師曰：某竭力營轉，增一倍贏，不敢自與，納之常住。師怒曰：汝所贏者，從巧取不義得之。常住物乃淨財也，豈容汝不義物乎？終不納。其僧逐之。師凡童行剃染，令入沙彌寮，習登壇受戒儀軌，及誦遺教經，方令受具戒。受具畢，入新戒寮，受持三衣一鉢。夜則展坐具，披五條而睡。復請一精誦戒經者，與之教授。誦至通利，方許參堂。越二三夏，山門方督掌務。願遊方者，師必欣然動于眉睫。贈道具，促其行。嘗誡其徒曰：古者為僧，朝廷以試經得度。故發心從釋者，皆英特上行，誓求佛果之士也。爾時佛法淡薄，名存實忘。多資者服方袍，資不贍者裨販為利。貪偽捷出，無所不至。一朝得預緇流，自謂畢生了辦。更不克己進修，便乃撥無因果。虛喪光陰，徒消信施。皆由不知出家正因，不明佛法罪淨，不解三乘十二分教，不達一切諸法本空。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諂奉貴權，干求應世。且無為法身心，一味貪嗔造過。如斯之徒，入我法內，傷敗壞亂，為害滋多。佛言：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外道天魔能破。汝既正因出家，正因為僧，須當遠離魔道，遵持佛戒。若是達道人，總不消恁麼。奈汝積劫至今，心識昏倒。為僧之初，不以三衣一鉢，種種禁戒，制御其心，安可入道。譬如象馬，[怡-台+龍]悞不調，加諸楚毒，方乃調伏。若不如是，異時三塗苦重，悔將無及。我在

無示會中，凡遇五夜，必參誡行者，我須往聽。聞他苦口為人，不覺涕淚俱下。凡登無示之門，聽其舉揚，觀其行事。雖老於叢林者，亦皆汗下心死。蓋者老和尚，生平真實行說，俱到四十餘年。不食非時，不畜衣鉢。至於持己細行，悉徇律制。以故所至住山，不動聲氣，自然法席雍肅，諸方目曰鐵面。汝為釋子，當抗志慕古，依言立行，毋墮庸俗。無示嘗曰：我為主法者，若不方便教汝攝心為道，汝他日無知造罪，老僧未免同汝受苦。今不可使汝無聞，聞而不行，非我之咎。不見良禪師，靖州人，楊岐會下尊宿。有小師犯戒律，臨終入惡道。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：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，致受是苦。其母以是夢告於良，良未之信。龍圖徐禧德占，是時為布衣，嘗參扣於良。德占俄夢入一官府，兵吏斧鉞森列左右。熟視之，乃良禪師坐於庭下，鬼卒以杵撞其背，號叫震裂。復見其小師枷鏁杻械，蹲踞其側。德占問守閽吏曰：二僧何罪？吏曰：老者乃少之師，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，縱令破戒，故師之罪特重爾。此猶生報，後七日與子同墜無間，斯為大苦。德占夢覺，遂詢良之所以。乃云：數日來背痛如擊撞，藥不可療。七日果卒。德占嘗擘窠大書于分寧諸剎之壁。(紹熙間，光孝超禪師榜于天童行堂壁。)

法智尊者，學行高妙，凡所著作，莫不立宗旨，闢邪說，開獎人心，到真實地。指要書成，雪竇顯禪師持出山羞齋為慶，仍有茶榜具美其事。則知在昔禪教一體，氣味相尚，至有如此。與今暗禪奪教者，非同日語也。(草庵錄)

黃龍心禪師，南雄人，為儒生有聲。年十九目盲，父母許以出家。忽復見物遊方，謁南禪師，雖深信此事，而不大發明。辭往雲峰，會峰謝世，就止石霜。因閱傳燈，至僧問多福：如何是多福一叢竹？福曰：一莖兩莖斜。僧云：不會。福曰：三莖四莖曲。此時頓見二師，歸禮南公。方展坐具，南曰：汝入吾室矣。師亦踴躍自喜，即應曰：大事本來如是，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？南曰：若不

令汝究尋到無用心處，自見自肯，吾則埋沒汝也。會南入滅，道俗請師繼踵，四方歸仰，不減南公時。然師雅尚真率，不樂從務，五求解去，乃得謝事。未幾，謝師直守潭州，虛大為以致師，三辭不往。又屬江西轉運彭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，師曰：馬祖、百丈以前無住持事，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。其後雖有住持，而王臣尊禮為天人師。今則不然，挂名官府，直遣伍伯追呼，此豈可復為也？器資以斯言及命師，直復致書曰：願得一見，不敢以住持相屈。師與四方公卿意合，千里應之；不合，雖數舍不往。師以內外書徵詰開示，使人因所服習，克己自觀，悟則同歸，歸則無教。諸方訾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，師曰：若不見性，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；若見性，則魔說狐禪皆成密語。故四十年間，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眾矣。庭堅宿承記莂，堪任大法，道眼未圓，來瞻窣堵，實深安仰之嘆。乃勒堅珉，敬頌遺美。(塔銘)

宏智覺禪師，隰州人。未遊方時，預夢天童之境。嘗紀之曰：松徑森森窈窕門，到時微月正黃昏。建炎間，謝事長蘆，訪真歇寶陀巖。及到天童，宛如昔夢。尋為州府敦請住山，師固辭。後為衲子肩至法坐，由是黽勉而受。居山三十年，傳法之外，百具鼎新。常安千餘眾，而齋厨豐衍，甲於諸剎，衲子得以安然辦道。師嘗為眾行乞，吳越人篤信其化，金帛之施，不求而至。師謂諸檀曰：化汝布施，令破慳心，毋專施於我。後有小寺僧來，却願施之。或見廢寺窘乏，及窮民老弱輩，即出衣資，施令歡喜。師未嘗儲積，用盡為度爾。有隰州僧哲魁者，孤硬人也。潛跡坐下，不言鄉所。經十餘載，始知宏智鄉人。宏智聞，欣然訪曰：父母之邦，何太絕物乎？智欲招至方丈，魁謝曰：己事尚未辦，豈暇講鄉禮邪？即曳杖而去，人莫能挽。徑往寶陀真歇故居，禪宴月餘日。臨終，召眾說法而逝。闍維，舍利無數。(雪牕誌其事)

歐陽文忠公遊嵩山，放意而往。至一古寺，風物蕭然。有老僧閱經自若，公與語，不甚顧。公問曰：古之高僧，臨死生之際，類皆談笑脫去，何道致之？僧曰：定慧力。公曰：今寂寞無有，何哉？僧曰：古人念念在定，臨終那得散？今人念念在散，臨終安得定？文忠嘆服之。(林間錄)

馮濟川居士施藏經願文，其略曰：予之施經，一事而具二施。何故？以財贖經，是謂財施；以經傳法，是謂法施。按佛所說，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，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眾之報，當知此二報皆是輪回之因、苦報之本。我今發願，願回此二報，臨命終時，莊嚴往生極樂世界，蓮華為胎，見佛聞法，悟無生忍，登不退階，入菩薩位，還來十方界內、五濁世中，普見其身而作佛事。以今日財、法二施之因，如觀音大士具大慈悲，游戲五道，隨類化形，說諸妙法，永離苦道，令得智慧，普與眾生悉得成佛，乃予施經之願也。(舍經碑)

北峯印法師戒睡曰：佛法欲滅而調養幻身，然此臭身終為灰土，苟因樹立以致死，不亦大丈夫？又曰：說得過人，不濟得事，須是行得過人。若自己分上一點用不著，雖記得千經萬論如阿難，亦何足貴？又曰：嘗與見識人論住持興顯寺門法，曰：不出勤奉香火，常住潔白，將眾人為事。予深喜此說盡理。若無識人論，則汙下趨俗，失本色人體矣。(自行錄)

資壽總禪師，蘇氏，元祐間丞相孫女。年十五，懵不知禪之所謂，唯疑人之處世，生則不知來處，死則不知去相。於是斂念，忽有所省，自不以為異。意其為最靈者，靡不如是，亦未嘗以語人。及勉從庭闈之命，歸西徐許壽源。無幾何而深厭世相，齋潔自如，且欲高蹈方外，抗志慕古，遂謁薦嚴圓禪師。圓曰：閨門淑質，何預大丈夫事邪？總曰：佛法分男女等相乎？圓詰之曰：如何是佛？即心是佛，汝作麼生？總曰：久響老師，猶作者箇語話。圓曰：德山入

門便棒噇？總曰：老師若行此令，不虛受人天供養。圓曰：未在。總以手拍香臺一下，圓曰：有香臺從汝拍，無則如何？總便出。圓呼曰：汝見甚麼道理便與麼？總回首曰：了了見無一物。圓曰：者箇是永嘉底。總曰：借他出氣，又何不可？圓曰：真師子兒。時真歇禪師庵於宜興，師徑造焉。真歇端坐繩牀，總才入門，真歇曰：是凡是聖？總曰：頂門眼何在？曰：覿面相呈事若何？總提起坐具，歇曰：不問者箇。總曰：蹉過了也。歇便喝，總亦喝。總於江浙諸名宿參扣殆徧，從壽源守官嘉禾，唯未見妙喜為念。適妙喜俱馮濟川舟御氐城，總聞之，往禮敬而已。妙喜謂濟川曰：適來道人却曾見神見鬼來，但未遇鑪鞴煅煉，恰如萬斛舟在絕潢斷港中，未能轉動爾。馮軒渠曰：談何容易邪？妙喜曰：他若回頭定須別。翌日，壽源命喜說法，喜顧眾曰：今此間却有箇有見處人，山僧驗人如掌關吏，才見其來，便知有無稅物。及下坐，總遂求道號，喜以無著名之。明年，聞徑山法席盛，即往度夏。一夕宴坐，忽有契悟，頌曰：驀然撞著鼻頭，伎倆冰消瓦解。達磨何必西來，二祖枉施三拜。更問如何若何，一隊草賊大敗。喜復之曰：汝既悟活祖師意，一刀兩斷直下了。臨機一一任天真，世出世間無剩少。我作此偈為證明，四聖六凡盡驚擾。休驚擾，碧眼胡兒猶未曉。總因入室，喜問曰：適來者僧祇對，汝且道老僧何故不肯他？曰：爭恠得妙總？喜舉竹篦云：汝喚者箇作甚麼？總曰：蒼天！蒼天！喜便打。總曰：和尚他後錯打人去在。喜曰：打得著便休，管甚錯不錯？總曰：專為流通。總一日禮辭旋里，喜曰：汝下山去，有人問此間法道，如何祇對？總曰：未到徑山，不妨疑著。喜曰：到後如何？總曰：依舊孟春猶寒。喜曰：恁麼祇對，豈不鈍置徑山？總掩耳而出。由是一眾歆艷，無著之名大著于世。晦藏既久，遂服方袍。師年德雖重，持律甚嚴，苦節自礪，有前輩典刑。太守張安國以師道望，命出世資壽。未幾，求謝事，歸老家墅焉。(投機傳)

道曇法師，常州人。於禪定中，得慈忍三昧。有猿鳥常供花果，乃為受戒說法而去。至夜，施鬼神食時，祝之曰：食吾食，受吾法，同為法侶。年九十餘，而四方師事受法者，皆新學少年。師凡閱經，炷香九禮，趺坐良久，然後開帙。常訓諸徒曰：夫窺聖教，意在明宗。若不端己虛心，爭到如來境界？誠匪小緣，莫生容易。(孫仲益碑)

郭道人世為鐵工，常參景德忠禪師。忠曰：汝但去其所重，扣己而參，無有不辦。忠一日上堂，舉善惡如浮雲，起滅俱無處。郭於言下忽然心開，自是出語異常。及卒，別親故，趺坐說偈曰：六十三年打鐵，日夜扇[打-丁+彭]不歇。今朝放下鐵鎚，紅爐變成白雪。(類說)

伊庵權禪師，臨安昌化祁氏子。幼莊重，嶷然如成人。十四得度，通內外學。依無庵全禪師，用工甚銳。至晚，必垂淚曰：今日又只麼空過，未知來日工夫如何？師在眾，不與人交一詞，毅然自處，人莫能親踈之。嘗夜坐達旦，行粥者至，忘展鉢。隣人以手觸之，師感悟，為偈曰：黑漆崑崙把釣竿，古帆高挂下驚湍。蘆花影裏弄明月，引得盲龜上釣舡。無庵喜，以為類己。乾道間，出應萬年宿學。老師見其威儀，聽其舉揚，皆拱手心醉，內外萬指，井井然如入官府。師所至行道，與眾同其勞。尚書尤公袤曰：住持者安坐演法，何至躬頭陁行邪？師曰：不然。末法比丘增上驕慢，未得謂得，便欲自恣。我以身帥，尚恐不從，況敢自逸乎？近世言禪林標準者，必以師為稱首也。(行狀)

東山淵禪師，業履端潔，聞于叢林。自東山遷至五峯，見火箸與東山所用者無異，遂詰其奴曰：莫是東山方丈物乎？奴曰：然。彼此常住，無利害，故將至之。淵誡之曰：汝輩無知，安識因果？有互用之罪。急令送還。(怡雲錄)

別峯印禪師，住雪竇日，有小師訴頭首之過。峯厲聲怒曰：汝是我小師，包含上下則可，反來說人過惡邪？置之左右，必敗吾事。遂杖逐之。聞者歎曰：何其明也！(少雲雜記)

淳禪師，劒州人，出世丹霞。宏智為侍者，在寮中與僧徵詰公案，宏智不覺大笑。適丹霞過門，至夜參，問云：汝早來大笑何謂？答曰：因詰僧話，渠答太麤生，所以發笑。淳曰：是即是，汝笑者一聲，失了多少好事。不見道：暫時不在，如同死人。宏智敬拜服膺。後雖在暗室，未嘗敢忽。(雪牕記)

成都昭覺祖首坐，久參圓悟，因入室，問：即心是佛。從此有省，圓悟命分坐。一日，為眾入室，問禪者曰：生死到來，如何回避？僧無對。祖擲下拂子，奄然而逝。眾皆愕眙，亟以聞悟。悟至，呼曰：祖首坐！祖復開目。悟曰：抖擻精神透關去。祖復點頭，竟爾長寢。(東林顏屯庵記其事)

韓退之曰：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，其亦有說。至於歐陽永叔曰：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，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，莫不欲去之。已嘗去矣，而復大集，攻之暫破而愈堅，撲之未滅而愈熾，遂至於無可奈何。二皆欲壯其儒道，雖排之破之，實激揚吾釋氏之道，何害之有？(公論)

舒王問佛慧泉禪師曰：禪家所謂世尊拈花，出自何典？泉云：藏經所不載。王云：頃在翰苑，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，因閱之，經中所載甚詳。梵王至靈山會上，以金色波羅花獻佛，捨身為牀坐，請佛為羣生說法。世尊登坐，拈花示眾，人天百萬悉罔措，獨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分付摩訶迦葉。泉嘆其博究。(梅溪集)

秦國夫人計氏法真，因寡處，屏去紛華，蔬食弊衣，習有為法，於禪宗未有趨嚮。因徑山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、浚公，留謙以祖道誘其母。真一日問謙曰：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？謙曰：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，只是不得下語，不得思量卜度，只舉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，只恁麼教人看。真遂諦信，以狗子話晝夜參究，坐至中夜，俄有契，連作數偈呈於大慧，其後云：終日看經文，如逢舊識人，莫言頻有硋，一舉一回新。(語錄)

神光者，磁州人，曠達之士也。居伊洛，博覽羣書，善談玄理。每歎曰：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，經論之詮，未盡妙理。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。光乃往彼，晨夕參承。大士唯端坐面墻，莫聞師誨。光自惟曰：昔人求道，敲骨取髓，捨身求偈。古尚若此，我又何人？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，光立于庭中，遲明積雪過膝。師憫而問曰：汝立雪中，當求何事？光悲淚曰：惟願慈悲，開甘露門，廣度羣品。師曰：諸佛無上妙道，積劫勤求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汝豈以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覬真乘乎？光聞師誨，潛取利刀，自斷左臂，置于師前。師知是法器，乃曰：諸佛最初求道，為法忘軀。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在。因與易名曰慧可。光曰：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師曰：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光曰：我心未安，乞師安心。師曰：將心來，與汝安。光曰：覓心了不可得。師曰：與汝安心竟。光即契悟。(傳燈)

永明壽禪師，先丹陽人。父王氏，因縻兵寇歸吳越，為先鋒，遂居錢塘。師生有異才，及周，父母有諍，人諫不從，輒於高榻奮身于地。二親驚懼，抱泣而息諍。長為儒生，年三十四，往龍冊寺出家。受具後，苦行自礪，唯一食，朝供眾僧，夜習禪法。尋往台之天柱峯，九旬習定，有尺鷃巢于衣裓。暨謁韶國師，一見深器之，密授玄旨。仍謂師曰：汝與元師有緣，他日大興佛事。初住明之資聖，至建隆元年，忠懿王請居靈隱新寺，為第一世。明年，請居永

明道場，眾盈二千，皆頭陁上行，願為僧者。師即奏王，與度牒剃染。因僧問：如何是永明旨？師示偈曰：欲識永明旨，西湖一湖水。日出光明生，風來波浪起。又僧問：學人久在永明，為甚不會永明家風？師曰：不會處會取。僧云：不會處如何會？師曰：牛胎生象子，碧海起紅塵。開寶七年，謝事歸華頂峯。頌曰：渴飲半掬水，飢飡一口松。胸中無一事，高臥白雲峯。偶讀華嚴，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，是菩薩魔事，遂撰大乘悲智願文，代為羣迷日發一徧。在國清修懺，至中夜旋繞次，見普賢像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，從是一生散華供養。感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，獲大辯才。著宗鏡一百卷。寂音曰：切嘗深觀之，其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，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，領略天台、賢首而深談唯識，率折三宗之異義，而要歸於一源。故其橫生疑難，則釣深賾遠；剖發幽翳，則揮掃偏邪。其文光明玲瓏，縱橫放肆，所以開曉自心成佛之宗，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。禪師既寂，叢林多不知名。熙寧中，圓照禪師始出之，普告大眾曰：昔菩薩晦無師智、自然智，而專用眾智，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，獨持心宗之權衡，以準平其義，使之折中，精妙之至，可以鏡心。於是衲子爭傳誦之。元祐間，寶覺禪師年臘雖高，猶手不釋卷，曰：吾恨見此書晚矣。平生所未見之文，功力所不及之義，備聚其中。因撮其要處為三卷，謂之冥樞會要，世盛傳焉。後世無是二大老，叢林無所宗尚，舊學者日以慵墮，絕口不言；晚至者日以窒塞，游談無根而已。何從知其書，講味其義哉？脫有知之者，亦不以為意，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之法，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？彼獨不思達磨已前，馬鳴、龍樹亦祖師也，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，泛觀則借讀龍宮之書。後達磨而興者，觀音、大寂、百丈、黃檗亦祖師也，然皆三藏精微，該練諸宗。今其語具在，可取而觀之，何獨達磨之言乎？聖世逾遠，眾生根劣，趣慮褊短，道學苟簡，其所從事，欲安坐而成。譬如農夫墮於耕耘，垂涎仰食，為可笑也。師嘗願曰：普願十

方學士、一切後賢，道富身貧，情踈智密，闡揚佛祖心宗，開鑿人天眼目。(實錄等)

人天寶鑑(終)

No. 1612-C

古之人以修心為要，心之正，行毋越思，言斯鳴道，使夫後進其可師模，有何禪、教、律、儒、釋、道之異也？盖至公則天下共之。四明禪者秀公篤志于此，履歷叢林，玄機綜覽，隨所聞見，集成此書，闢人天眼目，因以寶監名焉。走大圓覺求之刊行，非獨發明先輩幽德潛光，將與同志力追此道。予嘉其說，遂跋其後云。

岩紹定庚寅自恣前一日古岑比丘(師贊)書于萬壽歸雲堂

No. 1612-D

秀書記集古成書，曰人天寶鑑，請著語。遂下一轉云：先德情知已厚顏，那堪落井更攀欄。本來一點明如日，胡漢何曾自照看。

紹定庚寅中秋住靈隱　妙堪　書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